



# 小說組



小說組 高雄獎

# 夏日午後

Walice



## Walice

### 簡歷

泰雅族名 Walice，生於南投仁愛鄉，畢業於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曾任職國中小代課老師數年，目前自由業，專寫文案。自幼愛好文學，每每浸淫而不覺疲累，後期創作自覺身分的不同，轉為替民族發聲為主。曾獲台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小說入圍、首獎；玉山文學獎小說二獎、散文首獎；吳濁流文學獎小說二獎、新詩、散文佳作；大武山文學獎新詩、散文等獎項；原住民文學獎小說、散文、新詩等獎項。

### 得獎感言

能得這個大獎讓我感到驚喜，沒有想到能獲得評審的厚愛。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待業的在外地打拚的原住民青年，沒有大敘事，也沒有曲折情節，只是一個小人物面對世界的狡黠和應對，希望大家能多瞭解或關心原住民。最後我引用一個後殖民作家賽沙爾的話，他說：沒有一個種族能壟斷美、智能、力量；在勝利的聚會中，每個種族都有一席之地。藉這句話，與大家共勉。謝謝評審，謝謝主辦單位，謝謝大家！

小說組 高雄獎

## ● 夏日午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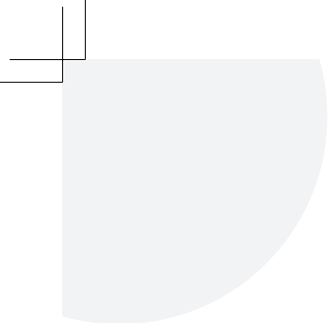
她說她早到了，就在電話中約定的圖書館門前，我立刻意識到這個說法不太對。此時烈日當空，圖書館前毫無遮蔽之處，她不可能曝曬其中。如果她是個言詞準確的人，應該表明自己正置身圖書館的大廳裡。

起床後，我洗了把臉，然後意興闌珊地套了件短袖，就出門了。圖書館在我住的公寓附近，步行過去只需十分鐘。

我一下就認出了她，一個皮膚白皙、身材瘦削的女士。此時散落在圖書館大廳裡的，除了看起來斯文的愛書人士（有個個滿臉書卷氣為證），不然就是午睡後爬起身特意趕來納涼（有冷氣）的中老年人。比較之下，她的打扮過於規整，像個主管階級的人，很好認。她在滑手機，發簡訊、追劇、玩手遊，或者別的？總之，在大廳那排舒適的沙發上，她顯得非常出眾，出眾得相貌平平。

所以我沒有向前招呼，只是站在離她跟前不遠的地方撥了她的手機。突然間，她的坐姿立即慌亂了起來。奇怪的是，她沒有發現近在咫尺的我，而是左顧右盼起來。最後，她或許因為沒有透過左顧右盼找到我，這才失望地看到站在她面前的人。

在我們出了圖書館頂著艷陽找一處可以坐下來說話的地方時，我注意到一些建築的光潔面或乾脆就是玻璃鏡面中的自己。拖鞋，短褲，上身是一件黑色T恤。半年前我剃光了頭髮，



此時不再圓潤，而是亂糟糟的一團。此外，她的白皙使我整個人就像一截烈日下移動的木炭。

這一帶是密集開發的社區，因為中小學校還有圖書館都在此地，便儼然發展成一個文藝氣息濃厚的所在。這裡居住的大多為公務人員，也有部分工農人士，所以這裡的人看起來總是很忙，比如胳膊窩夾個手提包行色匆匆的那類。忙，不僅說明這裡的居民時間有限，也說明他們並不怎麼富有。如果想在這裡找間酒吧、咖啡店之類能坐下來閒聊的地方是不可能的。酒吧、咖啡館代表的是時間和金錢的雙向寬裕，是都會氣息，這裡街道兩側都是簡易的店面，大多經營餐飲業為主，我只能帶她找一家小餐館坐下來，而且是一家我經常光顧的快炒店。

因為午飯已過晚飯還早，店門口掛著牌子，上面寫「休息中！」。裡面只有一位正在看電視的店員，我居然從未見過。是個女生，不會超過二十歲，臉上尚有未褪盡的羞澀，乍看下，就是跟我身份一樣的同胞——地道的原住民臉孔。如果她是個漂亮時尚的女店員，我未必敢這麼莽撞地推門進來。這是否是他鄉遇故知，是一種遇見同胞的親切感作祟？

電視音量不大，但因為沒客人，很清晰。一個正在哭泣的女的在電視上逼問一個男的，「你到底愛不愛我？」男的用擁抱回答了她。

既然這位女店員沒見過我，我就沒有提及自己常來這裡消

費這件事，也沒有用「你們老闆大頭呢」這種話來暗示對方自己是常客，我覺得這是尊重。

我直接說明了來意，我們，我向女店員指了指身邊的女士，說，只是想在你們這裡談點事，坐一下子就走。然後我轉向她問，大概需要多長時間？

「半小時左右吧！」她說。

「半小時可以嗎？」

女店員不置可否。這未嘗不可以理解為默許，於是我請這位女士在一張擺著餐具的方桌坐了下來。坐下後，我又像往常那樣豎起了胳膊招呼女店員，能不能先給我們兩杯開水？

這個從未見過的女店員瞟了我一眼，然後表情木然地從店內一角端來了一壺茶水。我說了聲謝謝。嗯，我的同胞真是個慷慨的女孩。

我們面對面落座，茶杯也已在手，下面可以開始談話了。

是這樣的，三天前，我接到一通未顯示號碼的電話，對方說自己是某中英合作（台灣、英國）的理財保險公司的公關，會找時間派人來給曾先生（我漢名姓曾，族名叫 Yumin Nokan）做一次免費的理財服務……，沒等對方說完，我立即

掛了電話。第二天，他們再次來電，將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

「可以嗎？曾先生，真是太打擾你了！」

「沒問題，」我想了想說，「但你得先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我的手機號碼的？」

對方表示是在手機用戶裡隨機抽樣的。事實上我並不介意自己的個資被別人或哪個機構獲取，多年以來，此類電話從未斷過；我也並不擔心對方是詐騙集團，不懼怕一切特意为我和像我這樣的人所設置的騙局。我沒有什麼可騙的，也可以說，我潛意識裡未嘗不希望被不明真相的對方最終一無所獲地騙一回，然後從另一個角度藉以充實我的生活。大多時候，我只是沒興趣和這些表示要登門造訪的人浪費口舌。於是我說抱歉，沒空，對方表示理解，並追問，那曾先生您什麼時候有空呢？明天沒有，沒關係，後天呢？後天沒有，那之後呢？也就是說，這樣的客服人員是多麼敬業，他們堅信通過自己在電話裡的謙遜和禮貌終將軟化對方的心防，而且他們是明智的。一個人，無論他是什麼身分和地位，都不可能一直沒空。事實是什麼？事實是我有的是時間。這幾年以來，這些大塊大塊的時間讓我感到人生不僅漫長而且空曠。

然後就是我接受了該公司的免費上門服務（這和電話裡那頭甜蜜的女聲有關），並且當即接到此時坐在面前這位女士的電話（後者的聲色略遜於前者）。名片顯示，面前的女士叫蔡

素芬，英文名叫 Amy，是該公司駐本地的一位理財顧問。我佯裝正襟危坐起來，彷彿我和蔡小姐能夠坐在這裡洽談，源自於這個商業時代一個嚴肅的約定。


我坦承自己對「理財」這兩個字缺乏認識，對於理財顧問這個職業更是聞所未聞。不，我補充說，「電視、網路和報紙上好像看過，但我從來沒有想到它會跟我扯上關係。」

蔡小姐莞爾一笑，表示理解。她說，這並不構成任何障礙，也一點問題都沒有。對於這個行業以及業內的組成結構，一般民眾沒有必要了解這麼多。換句話說，這只是她的業務知識而已。至於關係到客戶的內容，下面她會通過介紹讓人搞清楚。

她首先從公司的由來開始介紹，然後細說這家公司的服務項目。可以看出，並非我之前想得那樣，蔡小姐很擅於揣摩人心，她察覺出眼前的我對他們公司毫無興趣，所以那些介紹和講解她力求淺顯和粗略，然後才開始替我理財。

理財的工具是一份長達數頁的表格，我注意到表格印刷精美，字體高雅。我暗忖著，這家公司蠻像個樣子，很可能不是詐騙集團。這份表格對客戶設置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將由蔡小姐發問我回答。為了節省時間，我建議能否讓自己填寫。蔡小姐說，如果曾先生執意要求這樣的話，完全沒問題，不過其中有些問題無須回答，而需要回答的問題很有限，並且會牽涉到一些解釋和計算，還是由她代勞比較好，可能比曾先生填寫還要節省時間。





在展開一問一答之前，蔡小姐回頭看了一下那個已經不知去向的女店員（電視仍開著），並得體地問我，因為下列問答將涉及我的個資和隱私權，是否需要迴避（輕聲、換沒人的地方，或請女店員退避）？

我誇張地擺了擺手，裝出一副光明磊落的架式，我說，沒必要，完全沒必要。不過，在問答題開始之前，因為一直喝那壺茶水，我表示需要上一下洗手間。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雖然我自始至終一直在喝這家店裡毫無茶味的茶（既非享受也不能解渴，只是一個喝的動作），但並無尿意。我是個容易出汗的人，加上店內處於非營業狀態，冷氣沒開，我和蔡小姐所享受的只是中午客人散去後殘留的那點涼意，我的汗水幾乎與喝水是同步同量的。

前往廁所的途中，會經過那個女店員看電視的位置，我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原來她並沒有離開，而是將幾張椅子拼湊了起來，整個人躺在了上面。之前我們沒有發現是因為垂落地面的桌布擋住了這一幕。看樣子她睡著了，我站在她頭部的上方，看見她因為睡眠衣領鬆弛並忘記掩蓋的半個胸部。我甚至可以逆著店外反射進來的陽光看清她臉上的汗毛——她還是個孩子嗎？無論如何，這樣的睡姿讓人覺得心疼，她是如此地疲累，躺哪裡都能睡著啊！我心想我的同胞流落到繁華的都市，為了生活打拚，真是苦了他們！

廁所一如既往地散發著惡臭和食物的混和氣味。我站在馬桶前，再次閱讀了牆壁上「來也匆匆，去也沖沖」這些了無新意的字句。我想到遠在深山的老家，要方便隨意找個草叢就可解決，還可以順便澆灌大自然。所謂文明，真的能把人帶向完美？我常看見這個地區（前鎮區）的居民不太願意做垃圾分類，這意思是說明大家其實都不願在別人不文明的情況下表現出文明所以大家只能比賽誰更不文明？

不知道是氣味還是這些紛雜的念頭使然，我感到有點頭暈。巧的是，這種暈眩接近於平時在此飲酒中間來此小便時的感覺，有股飄飄然的醉意。是的，我還從來沒有在酒局之外的時間上過這店家的廁所，是不是平時的醉意並不屬實，而只是諸如這個廁所環境造成的？那麼換一個地方，比如路邊的麵攤，喝同樣的酒會不會不醉？我的酒量還能有所增進？總之，在酒局之外的時間來這裡上廁所，和被免費理財是一致的，完全是一次全新的感受。

廁所在樓梯的轉角，低矮陰暗。和我臉部齊平的地方有扇電腦螢幕大小的窗戶，強烈日光使這扇窗看起來不像是一道出口，而像是被一塊長方形的發光金屬給堵死似的。我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象，所以這扇窗也注定不能夠讓我自此爬出逃避以下談話。

問題從「曾先生是做什麼工作的」開始。我表示這個問題不太好說，我傾向於說自己沒有工作，因為我每天都賦閒在家。



「為什麼說傾向於？」

我解釋說：「因為據我所知，我的名字目前還掛在一家公司，不過我基本有三年時間沒和這個公司有任何聯繫了。」

「留職停薪嗎？」

「不是，這個公司沒那個制度！」

我繼續說：「公司如果要裁人就乾脆裁，我沒話說，你知道這個時代日新月異啊，你如果不懂得積極上進，那勢必就會遭到淘汰！」

「嗯！嗯！」蔡小姐略微點頭似乎贊同我的說詞。

「我這個狀況，不算自動離職，也不算開除我，因為我還沒去辦辭職手續，他們也沒正式通知我滾蛋。就因為幾次帶著醉意上班，公司老闆就叫我先休息一陣子！所以我目前只能算是待業中。我覺得自己犯下了錯誤，咎由自取，不過不是說我們原住民是保障名額嗎……」

蔡小姐適時打斷我的話，她表示我說得蠻有意思，但她所了解的是我現在的經濟狀況，說白了就是靠什麼維生，收入來源是什麼，具體地說，就是月薪有多少？

我說，沒錯，我當然要有其他的謀生方式，否則我在三年前早就餓死了，如果不火化的話，現在坐在你面前的應該是一具枯骨。是這樣的，我在大學學的是平面設計，雖然我學得不怎麼樣，我那些同學學得也不怎麼樣，但他們混得比我好，開公司的開公司，打工的打工，個個有房有車有老婆有小三，總之人模人樣吧！他們不時會介紹一點案子給我，做完了自然就有一筆錢。對了，你在圖書館對面的大樓有看見一面大幅廣告嗎？賣透天房的，那其實是我們公司設計的。對，「至尊前鎮，群居左岸」這個詞，我寫的。「左岸」這個東西呢，本來是法國的，塞納河的左岸大概是，每年四季都聚集了這個世界上最講情調的蠢貨，我還經常聽到我們公司一個熱愛保養的婦女說，她現在還想去法國，我猜她想去的大概也是這個「左岸」吧！看我膚色你大概猜得出我是原住民吧，在我們部落也有個「左岸」，或者「右岸」吧。一條河流貫穿我們土地，兩岸肥沃的土壤要種什麼就長什麼。我老家隔壁的玩伴，他的父親叫哈勇，就在河流淤積地種菜，什麼冬瓜南瓜黃瓜櫛瓜的，都種。哈勇還會定期撒雞糞，施撒期間部落的所有村民都能聞到味道。我覺得雞糞在雞籠裡很噁心很臭，不過被農民利用成肥料撒在農地上，卻沒有那麼糟糕。這是不是有點矯情？我偷摘過哈勇種的幾條小黃瓜，沒想到一條黑狗突然竄了出來，然後戴著斗笠的哈勇舉著一把鐮刀也追了上來，我以為自己死定了，結果不是，狗追我，哈勇是追他的狗。你相信嗎？哈勇跑得比狗還快，所以那條狗沒有咬到我。哈勇說這條狗發瘋了，會亂咬人，害他賠償了不少醫藥費，為了幾條小黃瓜，不值得啊。

怎麼了，蔡小姐？你不太樂意聽這個是嗎？我是應該簡單點說，我是接案子的，算是朋友們幫忙，不一定每個月都有案子，有的時候一個月忙不過來，有的時候幾個月都閒著。我也不清楚自己一個月收入多少。沒有，沒算過，是，是應該算算，但沒算過，怎麼辦？估計一下？你們真的需要一個數據嗎？哦，也是。理財確實需要一個數據。我說兩萬可以嗎？其實我可以說三萬，一萬也行，但我不說三萬那就不夠都會高級形象啦，就不夠讓你理財，讓你白跑一趟真不好意思，就說三萬吧。

那麼，你這三萬是怎麼用的呢，是否每個月留一點作為積蓄？

我耐心地回答說，沒有積蓄，我可不是故意趕時髦當什麼月光族，怎麼說呢，不是我不想存錢，實情是沒有多餘的錢。有積蓄多好啊，想買什麼馬上就能買。我一直想買個跑步機，沒事在家跑跑，鍛鍊鍛鍊，可能快步入中年了，我有點發胖的跡象，體力也不如以往啦。買不起跑步機，買個啞鈴也可以，但你不知道啊，現在一副啞鈴也貴得很，老實說，為了這兩個鐵塊花一筆錢，我有點捨不得。你知道我們在部落男人都必須扛重物，個個訓練得筋肉暴突，小腿粗壯。當然，我可以每天清晨到附近學校的操場上慢跑，也很不錯的，主要是很熱鬧，都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現在老人社會啦，老人真多！我們的年輕人大多跑到都市來發展了，部落也一樣老人很多的，而且處於凋零狀態。其實我覺得他們老歸老，但個個紅光滿面的，政府叫他們一個個準時退休，他們也沒辦法。他們有用不完的精神，跟他們的退休金一樣。講到退休金我就生氣，別小看這

些老年人，他們每月的月退不低，電視電台推銷各款中西假藥的，就專門對他們下手，當然，還有詐騙的。我為什麼生氣呢？就是人年輕正是花錢的時候，但因為年資少相對薪水也就少。而老人呢，什麼事都解決了，已經到達過顛峰，錢多得用不完。是，我知道啃老族，他們辛苦賺了一輩子的錢，最後還是落到年輕人的手上，不過你知道嗎？有的人沒有這樣的父母怎麼辦，比如說我。唉！這世界真是不公平，完全違反了自然規律。應該這麼說吧！這算是我三年前離開公司的原因之一。他們不給我足夠的薪水就算了，那些錢花不完的老上司還跑來鼓勵你：年輕人，趁年輕要好好做，國家經濟愈來愈好了，你們前途光明，等你們到我這個歲數，還不知道要賺多少呢。你說，這些話讓不讓人憤怒。哦，這三萬怎麼花是吧，你這麼一問還真難倒我了，我怎麼知道怎麼花呢。你是覺得三萬很難花完呢，還是覺得不該花完？我覺得你是認為不應該花完，我也這麼覺得。我贊成勤儉持家，我父親他還在世，他經常也這麼跟我提起，說出門在外節省一點，要做好規劃，都市生活不像在部落，不過從事任何職業只要不懶惰，就一定能活下去的。問題是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奢侈啊，我抽的菸七十五塊錢一包（政府抽稅抽得兇），喝啤酒五十一瓶，穿的衣褲都是夜市的地攤貨。另外，我至今還沒買過車，出門都是一台中古摩托車。我覺得自己生活很樸素了，為什麼還是有許多人像我父親那樣認為我不會過日子呢？如果說消費就是浪費，不消費就是美德，我到底聽誰的呢？當然我也不願聽誰的，我有正當的需求，我要滿足自己的需求，人無非就是活著，而活著就是會花到錢，這是現實問題。如果活著不用花錢，那更好，只是目前還沒有實現。

蔡小姐提議算一算我的基本消費，這包括家裡開支中的各種費用，我平時沒考慮這些，覺得領薪水了還弄個複雜的支出表那太麻煩了。所以在蔡小姐的幫助下，才大致算出了個結果，此不贅述。

蔡小姐提醒我，其實我的生活開支不超過一萬，而就這三萬塊的月收入來看，還有兩萬可供利用。通過談話，她也了解到我乃是一位未婚人士，所以子女教育開支可以忽略不計。那麼，如果尤命能將菸酒娛樂等消費限制在一萬塊的話，還有一萬可以作為結餘。那麼，我總歸還有人生打算，比如遲早會娶妻生子，難道這不需要做點經濟上的準備嗎？

我風趣地指出，這是我樂於回答的問題，就是關於女人的事，相信作為女人，你會比較喜歡聽。嗯……，我剛才忘了提到一點，就是我在女人身上花了不少錢。無論是交女朋友還是透過其他途徑找女人，肯定要花錢是不是。不過，我到現在還沒有像同齡人那樣成家，也不是我故意的，我不是所謂的獨身主義，這個聽來就覺得矯情。如果遇到合適的對象，我幹嘛不結婚呢對不對？老實說，有時我也羨慕那些老夫老妻啊，可以伴著夕陽在公園散步。我也不可能有什麼恐婚症，呵呵，但千萬別懷疑我是個同志，我雖然不贊同同志婚姻但他們也是人也冇生理上的選擇權不是嗎？半年前我還有女朋友，是個平地人，也就是漢人啦。她跟我同居了半年時間，我們討論過結婚的事。通過計算，我們發現，除了拍婚紗、買傢俱，結婚本身並不需要花什麼錢。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多年以來，我們各

自的朋友都結了婚，我們都去送過禮金，獻上祝福，到時候他們肯定是要來還這筆錢的，據說有的人還能賺一點。有段時間因為手頭嚴重不寬裕，我們還考慮要不要乾脆結個婚來賺一筆，當然，這個沒有實現。那麼，關於買傢俱和拍婚紗照，我的這位女朋友看得很開，她表示除了買一張大床之外，其他可以免了。雖然我也對拍婚紗挺反感的，包括對婚宴，但是我還是主動地提出應該履行整個過程，畢竟是所謂人生大事。還有婚宴那些主持人的搞笑噱頭完全是多餘，搞了半天，台下客人都餓得頭昏眼花了，台上還在搞高跟鞋倒啤酒啊舌吻啊交杯酒啊什麼的，甚至那些民代高官還腆著肚子輪番說些陳腔濫調的祝福，真是庸俗不堪，難道這就是幸福婚姻的註腳？岔遠了是吧，我這個女朋友呢，她最終打算不拍婚紗照和辦酒席，直接登記就好了。她的想法也談不上有個性，我覺得也算正常。後來我就提醒她，拍婚紗照確實很蠢，不拍你不覺得遺憾我很讚賞，辦酒席站台上請主持人因而被捉弄也多餘，不過，我們如果不辦酒席，我怕人家禮金不知道往哪送啊，這不白費了過去我們曾經獻上的一筆筆祝福啊！這麼一說，我那女朋友就不開心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她跟我分了手，我們分手屬於善始善終，沒有爭吵，也無第三者。我不知道別的女人是不是都像我這位女朋友，如果是，我覺得結婚確實不花錢。如果不是，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讓她和我的想法一致。如果她的想法始終不能跟我一致，要麼按她要求趕緊想辦法，要麼安慰自己說我們倆不合適，分手算了。這也沒什麼，你說呢？

蔡小姐苦笑了好久，沒有接話。她只好從另一個角度來幫



我處理那剩下的結餘。蔡小姐提供了一些建議，這也正是她所在的公司的主要業務。如果我迄今沒有其他投資的話，那麼可以向她所在的公司投資，比如醫療、養老的保險問題，這和買一般的醫療和養老保險不同，買他們公司的，不僅最後能超額領取，而且屬於一本萬利的投資，按蔡小姐的原話說，就是「錢滾錢」。她說，難道您不願意有更多的錢可供使用嗎？具體就是每個月將這一萬塊存在她所在的公司，除了協議規定的若干年我可以領取比存在銀行高得多的利息之外，還可以每年分得一份公司的紅利。蔡小姐不禁重新介紹了一下他們的公司，這是一家中英合資的跨國企業，除了保險，還兼營外貿、化工、建築、房地產、畜牧業和珠寶業，最早可以追溯到東印度公司，歷史悠久，實力雄厚。

我再次強調我還在一個公司，我們公司的正式職員享有醫療補助和全額的退休金，當然，目前是這樣，至於將來怎麼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無論怎麼改，起碼公司不會丟下我不管，前面我也提過，法律規定原住民是保障名額啊是不是。如果他們開除了我，我當然要重頭打算，這不是還沒有開除嗎，哈哈。至於你問我願不願意有更多的錢，我覺得你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我當然願意有更多的錢。我有時也納悶啊，人家比爾蓋茲包括你們公司那位遠在英國的老闆，他們為什麼這麼有錢呢？而我怎麼就那麼點錢？你說我不羨慕他們有錢不想那麼有錢是假的。我不懂什麼投資，我覺得炒股票無聊死了，我討厭那種神經質的曲線，一點規律也沒有。我也買過彩券啊，幻想中了頭獎我該怎麼用，是給我父親在部落蓋一棟金碧輝煌的別墅呢，還是給自己買一架功能最好最齊全的跑步機？不過，我

們應該認識到一點，那就是這些有錢人之所以有錢，跟他個人的奮鬥有關，所謂奮鬥除了要為人類做重大貢獻之外，還包括怎麼撈（騙）到更多的錢。他們有動機，有企圖心，也有那個幹勁。我有嗎？我覺得自己沒有，我希望天上掉下錢來，但你告訴我它不掉，錢在天上，我自認為沒有能力和氣魄爬到天上去。既然如此，我覺得像小時候我在農地上看到糞金龜那樣吃點糞便過著安貧樂道的生活也無所謂。你理解我的意思嗎？我不拒絕發財致富，十分羨慕發財致富的人，也幻想過發財致富，但不發財致富我覺得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出名也一樣，我也想出名啊，跟劉德華張惠妹一樣，一出門就有歌迷影迷沖著我尖叫，沒事就在電視上拋頭露面，扭腰擺臀。聽起來很不錯是吧，但你叫我為了達到目的要這麼做要那麼做，別說去做了，我想想都覺得累啊。也可以說我是個沒有骨氣的人，說成弱者魯蛇都可以。不過又能怎樣呢，難道叫我回老家種菜嗎？現在菜價也不穩啊，上次新聞你看到沒？一顆顆高麗菜被丟棄在農地等爛掉。嗯，嗯！希望有多少錢？你說每個月嗎？哦，就我自己的需求來看，我覺得一個月能賺個四萬五萬的那就不錯了。好的，你算算，如果向貴公司投資，應該怎麼弄。

蔡小姐從包包取出一個計算機，然後開始替我算了算。她說，就曾先生目前這個年齡，摒除通貨膨脹等因素，以目前經濟水準來看，如果希望到六十歲能每個月從他們公司那裏領到十萬塊的收入，那麼現在每個月得存上兩萬一千八百元。

我揮舞著渾厚的手掌笑說：你覺得我可以做到嗎，嗯？哈

哈，那就是，可能做不到。看來我不吃不喝還得每個月籌那麼多錢給你們才行。老實說，你這樣算相當於一個笑話，我聽了心裡很不好受。這說明什麼，說明我這一輩子想過上月入十萬的生活幾乎是不可能的啦。好吧，就算我現在想辦法賺錢，然後籌夠了這些錢給你們，到了六十歲我也月入十萬，你替我想想，我該花在哪裡呢？吃不動了，喝不下了，玩也玩不開了。你知道海明威嗎？對，一個作家，自殺死的，他就是這個原因自殺的。當然，我也可能像現在許多老人一樣身體還很健康很硬朗，可以除了上當受騙之外，把錢留給兒女花。問題是我現在還沒有成家，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娶老婆，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孩子，你能保證我們所有人都有生育功能？你能保證我的孩子不會發生意外而死亡？你能保證你們的公司不會倒閉，你能保證傳說中的世界末日不會發生？……對不起，我有點囉嗦。

最後我說服自己又去了廁所一趟。

這次我沒能看見那個女店員，然後發現廁所的門是鎖著的。敲了敲，果然，在一聲抽水馬桶轟然的沖刷怒吼中，我的同胞衣衫不整滿臉通紅地向我撲面而來。

她睡醒了，睡醒的人總是想上廁所，我總以為情況都是這樣，當我打算側身進去時，又一個人從裡面走了出來。

這是個身材壯碩的男青年，他圍著沾有油膩污漬的白色大褂，捲起袖管的小臂上刺著莫名的圖騰。看來他是這家餐館的

廚師，雖然我是常客，但廚師幾乎永遠在客人的視線之外，所以廚師和那位女店員一樣，也是陌生的。不過這對男女顯然是熟識的，他們也許是一對小情侶，在工作的間隙一起躲進廁所製造點小確幸，不僅正常，而且美妙。

廚師起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後來態度轉為溫和。

「喂！同胞，你是哪一族的？」廚師咧開了嘴問。

我沒回答什麼，只是跟廚師相視一笑，我偷偷將這抹笑容作為一種祝福，祝福這對同胞離開部落來到文明都市裡，能繼續為夢想打拚。

我不知道是否該將自己的發現告訴蔡小姐，如果能分享這個發現，是否說明在這間店裡，我不僅與她（蔡小姐）是對偶的存在，他們二人也是一對，我內心竊喜著。我想告訴她：這應該是夏日午後的一種幸福啊！

不過當我從廁所出來的時候，蔡小姐已經走了。我只好轉頭看看電視，電視正播放著某廠牌的壯陽藥廣告。廣告中的老男老女居然也是對偶存在的，比如一個女的大呼小叫地說好，接著就出現一個一驚一乍的男的也說好，他們一起對這款壯陽藥的成份、藥效大加讚賞，彷彿不服用他們家的藥就立即是陽痿患者一樣。廣告結尾，這些男女全都出現，並排在一起齊聲呼喊：「猛攔勇！猛攔勇！厚兜系厚！讚啦！」

小說組 高雄獎

## 〈夏日午後〉評語

巴代



理財專員與客戶的激烈攻防，妳說妳的，我講我的。作者流暢精準的語言，藉簡單的劇情、場景，無冷場的，展演一個步入中年的單身原住民，犀利與精準的分析其所面臨的薪資、與生活挑戰，並理直氣壯的嘲諷所謂理財投資建議的虛偽與不切實際。儘管滔滔不絕與毫不退讓，讓理財專員蔡小姐啞口無言，趁隙逃離，主角起身上廁所，瞥見與聯想廚師與店員小情侶的種種，讓劇情忽然間產生了溫度與諒解，而結尾電視廣告倒有振臂高呼加油的自我惕勵，既無奈又不屈服。

這是個文字精準不賣弄，邏輯通透，既深刻體驗現實殘酷，又隨時可以捕捉生活小確幸的，巧為布局的犀利文章。

小說組 優選獎

# 回家野餐

陳心容



## 陳心容

### 簡歷

2004 年生，飢餓善妒優柔寡斷體質易發炎。來自台中海線，目前身棲異國，不太甘心。曾獲高雄青年文學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首獎。現為擦亮花火文學計畫創作小隊成員。

### 得獎感言

唯二的遺憾：這個作品並沒能以它最好的版本投出，以及嘗試複印的事物終究不可能再現了。除此之外能說這是我寫過最喜歡的作品，稱不上滿意但它值得。感謝文化局和高雄（不小心把這座城市當成第二個家了），感謝擦亮花火，感謝我的破鎮，感謝這個輕浮的預言以及之後降臨的一切。感謝 K，你的閱讀和陪伴支持我完成這整座殘缺。

小說組 優選獎

## ● 回家野餐 ●

像我們一開始就在這裡了。姊把她的毛帽摘下，露出光禿禿的頭頂，往後靠上深綠色的鐵絲網。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這種籃球場需要這樣兩三層樓高的鐵絲圍起來，好像怕我們會逃走一樣。而且這裡很悶，所有的濕氣和熱都死死地卡在這個大漏斗的底部了。這麼講不精確，像黏蠅板吧，啪，我和姊黑色的觸鬚抽動，直到失去力氣。蒼蠅也的確多得要命，附著在空氣裡那種剩菜發酵的腥味，我和姊隨便一走，轟轟轟轟轟，牠們就雲一樣地升起來，變成迎向我們的暴風。

在這舊村，這座漏斗的底部。這麼窄的球場，這麼高的圍籬，哪隻鳥發神經就可以衝下來把蒼蠅一樣的我們啄爛。灰綠色的地上有黑色的積水和裂縫，裂縫一直延伸到籃球場的邊緣，像一隻扭斷的手指靜靜指向我們進來時的單行道。坐車來時還感覺沒那麼窄，好像這些磚屋和透天厝就在幾個小時膨脹，壓擠，路面的柏油似乎也因此裂出熟爛水果的汁液。

好臭。這座破村我和姊又不知道別的出口。

那條斷了腿的黑狗又一跛一跛地跟了過來，從爺爺的平房到這裡，那麼多歪七扭八的路牠都沒跟丟。姊好像在想些什麼一樣盯著那條狗，邊歪著頭邊翻找口袋裡的菸盒，用她發黑萎縮參差不齊的左手手指，伸進去艱難地挖出最後一根菸，那菸還有點歪掉了。說真的我有點困惑那是不是真的點得起來，我又不抽，姊倒是心不在焉地把菸捏在手裡。

「啊，可惡，我打火機放鋼琴上。」姊撇著嘴說。

白痴。我想著。當然我不能這樣跟姊說，就算她不會生氣也不行。她畢竟是姊，就算她都把自己搞得很狼狽，很醜。「我



們出去再買就好。」

「不行。」姊說。「我需要我的打火機。我可以把這菸當成薯條一樣吃掉也不可以沒有我他媽的打火機。」

「莫名其妙。」我說。

「那是我唯一的武器。」姊指責我。

姊蹲下來，我以為她又要開始賭氣，但姊將她完好的右手手掌翻向上，伸向那條一跛一跛靠近我們的黑狗。黑狗臉上有種擔憂的神情，但還是小心地，找食物那樣地嗅了嗅我們的腳邊。「這條狗哪天一定會變成這條路上的一具屍體。」我有點傷心。待不到能安葬牠的時候了。狗濕答答地舔起姊的手掌時，我打量著牠身體側邊一道長長的、粉紅色無毛的疤，長得很像被砍。我又看著牠（不自覺地蜷起來的）參差不齊的腳踝。這條狗到底是先被丟掉還是先沒有腳掌的？這麼想並不讓我感覺比較開心。

看起來只是很眼熟。那種眼熟是好像養過卻想不起來的眼熟。「走吧。」我說。

姊用她的左手摸了摸黑狗的頭（那焦黑的手指甚至隱沒在牠皮毛裡像狗長出來的黑色骨頭），用一種罕見的溫柔語調，對著牠說話。「回家，回去啦。笨狗，回去啦。」

更早之前，大概四個小時，或者五個小時，反正那時是中午，熱得要死根本記不清楚。我爸把車停在這座村子的底部（會這樣形容無非是因為這座村子一開進來就是個大漏斗似的谷底，所有的房子都高高地盤踞在我們上方，彷彿那些居民神情陰鷙的親戚們繞成一圈低著頭對我們指指點點：吶你看那個

小的過這麼久還是矮得不像話哪……不曉得到我的腰沒有……手腳倒是好長哪像猴子一樣……你看那個大的還理了光頭真難看手也長得歪七扭八的……），然後帶著我和姊，三個人在那個熱得很慘白的中午邊滴著汗邊爬坡。

我想不太起來路上有什麼，只記得那大得要命的太陽把東西都曬得亂七八糟的。我們拐了非常多彎，而且那些巷子越走越窄，走到後來我看見前面的姊和更前面的我爸，肩膀都沾上了牆磚的紅沙只能艱難地摩擦向前。姊後來索性側著身體，這樣一來便削瘦了很多。我那時候覺得姊真像一隻在沙漠裡迷路好幾年了的那種濕地的螃蟹。我們拐彎拐到像在原地旋轉，走兩步，右轉，走五步，右轉，破碎的石階，再左轉，走三步，長長的斜坡，右轉。至於那些比我們都高上兩倍的牆磚，有些乾燥而龜裂、輕輕一搓便會剝落沙土，有些濕潤爬滿藻綠色的厚軟青苔，有些蛀成我和姊這輩子都沒看過的龐大蟲窩，有些正常得不可思議簡單掛著絲瓜藤蔓，或晾花布棉被的竹竿。

那時中午的太陽緊逼著我們，連腳下的影子都有點難找到。當我開始注意到這點而困惑起來時，姊和我爸已經走得有點遠（或者說是拐到下一個彎去了）我說等我。我追上他們，看著他們的小腿繼續在我眼前擺動。突然之前我爸停下，到了，他說。我們眼前是一座大概半個人高的斜坡，斜坡看得出修補很多次而拼湊著不同深淺的灰色混凝土，頂端是一鮮豔異常彷彿昨日新漆、中央卻同時佈有一大片斑駁鏽蝕的紅色鐵門。我爸轉身，低身告誡我們，進去不管看到什麼人，不要笑就對了。

怎麼可能有什麼好笑的。我沒問裡頭有多少人該怎麼稱呼這種基本的問題，因為姊沒說話，我想她應該知道發生了什麼

事。爸只跟我們說要回來看爺爺，大概是生病或者別的。爸轉身走上那斜坡，伸手穿過鐵門上的窗格，吱吱嘎嘎地扭動鐵門背面的門門。那真是一種古老得難以忍受的聲音。

我其實沒跟我爸說我和姊沒來過這裡我是說，我們根本沒來過這裡：嚴格來說，沒拜訪過爺爺一次。他一直在搬家，次數令人難以想像的那種搬。我會知道這種事也是姊告訴我的。我從小就在困惑為什麼我爺爺和奶奶總是像蝸牛一樣，總是毫無預告地就出現在我家就像只是兩天經過（拎著他們的腹足濕答答地走進門。哎打擾了打擾了，小明好久不見你怎麼還是沒長高呢。）（明明我們也住在那麼邊緣的市郊哪。）

那種時候我們全家都會乖巧尷尬地坐在飯廳的椅子上，聽我爺爺奶奶窸窣窸窣地講話，然後我奶奶總是帶著她狸貓一樣的笑臉擅自端了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乾硬充滿油耗味的薯條，放在客廳桌子中央笑咪咪地要我吃。在這些記憶中有種奇怪的光暈，感覺那並不明亮的黃燈是懸在桌子的中心，把我和爺爺奶奶和我爸的臉從粗顆粒的灰色空氣中，恍惚地捧出來。而姊呢？姊總是泡在影子裡頭，過了不久就姊會抽幾張灰白的衛生紙，撿了幾根薯條包在裡頭，說要去野餐然後毫不遮掩地走出房子。莫名其妙。她就是想要出去亂走一圈，好像還能確保她回來的時候，整個世界都還是她離開時的樣子。

這間平房渾身讓我發癢，也可能是我很想笑的關係。尤其是看到那些完全陌生叫不出名字（於是我和姊決定都含糊稱為叔叔阿姨）的親戚，全都擠在那日光燈管壞掉的客廳，嚴肅著臉皺眉嘈嘈切切交頭接耳著的時候。我爸坐掉了最後一張塑膠

椅，所以姊退到比較角落的地方，那裡有一架桃花心木的鋼琴，狀況好得很突兀，漆都沒掉。姊看了桃花心木鋼琴一眼，輕輕地靠在上面。我抓著姊舊牛仔褲的褲管，半仰著頭盯著這些影子裡的臉孔。

一個紮著頭髮的女人穿著鬆垮垮的白底紫花連身睡衣裙坐在中央，左邊是另一個戴著巨大金色耳環臉比脖子白至少十個色階搽著紫紅唇色的瘦女人，再左邊是兩個又肥又濕漉漉擠在粉色英文T恤裡頭（桃紅色花體：「The Futuer need a biiiiiiiiiiig kiss!!!!」長得一模一樣的黃皮膚女人，更左邊是牆和電風扇。那風扇轉不動的頭顱卡在其中一個黃皮膚女人的胖大腿和牆之間，不時地發出喀拉喀拉，脊椎被扭斷的聲音。

我拉了拉姊的褲子，姊彎身下來時我盡量不引起注意地對著她的耳朵說話。

姊，爺爺生的病是肺癌喔？

姊瞪了我一眼。

你在亂講什麼？

你跟我說的。

白痴喔哪有。姊恢復原本的站姿。

睡衣女人的右邊有三個男人。第一個男人禿了頭剩下稀疏的黑色鬢角，穿著泛著汗漬的白襯衫。第二個男人有著像山羊一樣看向不同方向的淺灰色眼珠，下巴很尖頭髮泛白但看起來並不超過三十歲。第三個男人（喔，不能這麼說。他是我爸）穿著簡單的深藍色POLO衫戴著銀色細框眼鏡撐著一對看起來很硬的瘦肩膀，是這個場景裡少數看起來乾淨清晰的東西。

好癢。我伸手探進我的綠色上衣抓背，指甲縫裡都是膿黃

色的皮屑。

「怎麼辦吶。」睡衣女人先開口。

「所以那到底是多少錢？」其中一個黃皮膚肥女人怯怯地說。

「我不知道。」我爸回答，聲音悶悶的。

「多少都不知道是要怎麼還人家？」睡衣女人不耐煩地說。聽起來是個脾氣很差的人。

「這種事你要去問爸。」

「他就是不見了。」睡衣女人冷冷地說。

「不是說住院嗎？」聲音異常尖細的禿頭男人問（我決定改叫他鬢角男人）並困惑地望向其中一個黃皮膚女人。兩個黃皮膚女人都低下頭。

「我剛剛有看到他。」山羊男人急促地說，「遛狗的時候。」他補充。

「哪來的狗。」睡衣女人盯著山羊男人的其中一隻眼珠。

「家裡哪有養狗，媽對狗過敏欸。」

山羊男人發現睡衣女人在看他眼珠便慌亂地打轉。「我、我不知道啦。」他一定是聽錯了。「呃，可是狗繩很新。」他又嘗試補充。

「不要鬧了還在講狗繩。」原先保持著沈默的耳環女人開口。山羊男人低頭緊張地搓揉他的指節。「你先出去。」耳環女人用一種對小狗說話的語氣。山羊男人連忙起身撞過站著的我和姊之間，嘩地一聲衝出了客廳的鐵門。

「沒用的東西。」耳環女人碎碎念著。

「別這麼說嘛。」另一個（或者是同一個）黃皮膚肥女人

說。她打量了一下整個客廳的臉孔包括我和姊的。「大姐不然這樣我和妹和偉雄，」（鬢角男人有些忿怨地抬起頭）「我們三個去找爸，找到了再帶回來看要怎麼辦。」

睡衣女人兇悍的臉上第一次出現了猶豫。「哎但這裡就剩下我們三個了。」她望向耳環女人和臉埋在膝蓋間的我爸，乾裂而薄的唇無聲地抽動像吐出幾個透明的字，隨即搖了搖頭。「算了是我想太多。」

「想太多了。」睡衣女人幾秒後又說了一次，像是抬手趕掉死寂裡的蒼蠅。然後兩個黃皮膚胖女人幾乎同時起身，鬢角男人也不太情願地站起，還打翻了桌上的空花瓶。

他們接連走出門後我爸，睡衣女人和耳環女人在凹下去的座椅軟墊上坐著，有種連手腳都不太會擺的侷促不安。這時我姊再次彎下身。

「喔，我還以為他掛了。」姊說。

「看起來好像不是這樣欸，只是就弄丟了。」我用氣音說著。儘管在這個高度他們根本聽不到。「弄丟的意思是可能死了也可能不是。他們根本搞不清楚。」

「說不定只是出去晃個一圈。」

「說不定是肺癌。」我說。「還是肝。」

「你不知道就閉嘴。」姊說。

屋子裡太熱，姊發現平房側邊和圍牆之間有道縫隙，空間剛好夠坐兩個人。看得出來原本有種盆栽，更深的地方好像還有養魚的水缸，只是一切都乾掉了，悶悶地罩著一層抹不掉的紅土。姊原地蹲下，比靠著牆站著的我矮了一個頭。我和姊無

聊地看著牆壁上的小洞和成排的螞蟻。那些螞蟻看起來真的都一模一樣。我眨了眨眼睛。

我和姊頭頂的窗傳來隱隱約約的低語。我們沒聽清楚。

「欸，去野餐好了。」姊說。她完整的右手指了指圍牆外面，然後脫下她的毛帽露出紫色的頭髮，順手搔了兩下。我爸不知道姊染了頭髮。他也不知道姊會抽菸，背上刺的那顆龍頭，以及手臂內側成串的燙傷和割痕。

空氣悶出很多小黑蚊，蚊子在我的臉前盤旋打轉。姊又戴上她的毛帽。我懶得問她那樣熱不熱。

姊三個月前帶著她的大光頭回來時我的確是嚇到了。我爸大概也是，但他說回家就好。

姊在那之前消失了整整兩年。

「野餐咧野你個頭。」我也並不餓，只感覺自己和這幢房子一樣快要曬乾了。我看到螞蟻列隊的底部有一顆空空的蝸牛殼。那個蝸牛殼非常乾淨好像裡面的肉只是跑出去散步，不小心迷路就沒回來了。

「你有沒有想過是殼把蝸牛丟掉的？」

「幹，聽起來好噁心。」我說。

姊聳了聳肩。「走啦。」

「這種鬼天氣你是要去哪野餐啦。」

「我就不想待在這裡很煩。」姊打死手臂上的一隻蚊子。

「不然來的時候不是有經過一個籃球場嘛，去那裡看看。」

「是要看什麼到時候迷路我告訴你。」我咕噥著。姊站了起來（頭頂的窗戶突然死寂像是沒有人），拍掉她鞋跟上的紅土。

「走啦。」姊滿不在乎地說。

鐵門被推開時發出咿呀一聲尖響，我們走下那灰撲撲的斜坡，感覺又沿著這個超大的漏斗的塑膠壁滑落回去。那些巷子還是一樣窄一樣歪扭，抬腳時還是一樣找不到自己的影子，不過大概是因為太陽突然就暗掉太多。這裡的房子明明還沒爛到像沒人住，整座破村卻安靜得嚇死人好像所有人都閉上嘴巴站在他們髒兮兮的窗子前，看著我和姊一步一步踩下這個殘破的坡，然後等著這兩個人不知道踩到什麼跌倒，沿著漏斗的塑膠壁骨碌碌滾到最底。咻。兩隻洞口的死蒼蠅。

這時候他們會同時打開窗指著地上的我們大笑。嘩啦啦嘩啦啦嘩啦啦——

姊猛然轉過頭，用食指在唇前比了一個噓。

拐彎。再轉。那些牆磨過我們的肩膀，我才注意到那些沙土的猩紅異常。姊於是又開始像一隻螃蟹那樣走路。沿著牆走是岔路。我不記得跟我爸上來時有岔路，一條向上，被厚重的果樹闊葉籠罩著而陰暗，一條是長長的下坡，無任何遮蔽只是地上鋪滿黏稠腐敗的果實與汁液。姊毫不猶豫地選了下坡。

我走路的時候感覺自己的腳都快要滑走。好處是我們從比較高的角度看到下面的那些房子了，有種沒那麼被矇在鼓裡了的感覺。這個村子的房子是我看過最舊的了，大多是一些未經整修的磚屋，屋頂的瓦片凌亂剝落，生著厚厚的黑苔，有些屋子隔間坍塌了連屋頂都沒有，有些屋子被蛇一樣的藤蔓吞下去，有些屋子燒掉了於是整幢漆黑遠看像凹下去的大洞。

我們走得近一點，努力竊聽著牆後面的聲音。有人低聲禱



念經文；一隻狗叫了起來然後兩隻、三隻、一大群，聲音糊爛起來的時候有人喊了聲，喂，所有的咽喉突然就像被一把刀砍斷；有雙很吵的浴室拖鞋繞著水泥地的院子走；有個女人，我們猜是女人，坐在她的鐵門背後殺雞因為我和姊聽見那雞脖子被切開刀口的異常安靜以及，氣管被血沫阻塞的咕嚕聲；有一群尖叫大笑的小孩，那種靜止的、沒有腳步聲夾雜的尖叫大笑，聽起來好整齊一致簡直就像等著我和姊經過……

「你看。」姊說，指著我的身後。

我轉身。那是一條黑狗，很瘦，肋骨像階梯一樣，毛皮斑駁，長長的粉紅色的刀傷，整個身體都歪斜掉了。斷了一只腳掌。整齊地癒合，薄薄的棕色疤痕下還有骨頭的輪廓。

「好慘。」我說。

「欸我跟你說，」姊先是環顧四周，像是確定沒人在偷聽那樣。「我真的不記得她對狗過敏欸。」

「明明就有。」我說。「爸不是還說奶奶過敏超級嚴重還因為這樣砍過狗。」

「是喔。」姊不相信地說。「我只是覺得這隻狗很像黑麗。」

黑麗是很久以前養過的狗，那時候我還很小。「你忘記黑麗是上個奶奶養的。她又不會過敏。」我只希望姊趕快往前走這裡真的很熱。我們換過一個奶奶：應該是說，在我還很小很小，可能比現在還矮十公分的時候（我畢竟十二歲開始就沒有再長高了），我和姊的奶奶是另一個女人。我媽很早就過世了，生我的時候，因此我有記憶以來，奶奶在我家住了很久，就照顧我和姊。她訂了一台鋼琴（我爸為此氣得要死），一有空就

彈，我姊會坐在奶奶旁邊，把手放在她的手背上，感受奶奶浮凸的血管和骨頭，以及音符被按壓形成時的起伏。

有一天奶奶不見了。她睡的房間搬空，床墊、衣櫃裡的洋裝、抽屜裡的鑰匙小罐子和成團的衛生紙，也全都跟著她被清空了。我和姊盯著那空蕩而異常乾淨的房間時，怎麼想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爸什麼也沒說像奶奶從來沒在這裡住過。或者說她是一個我們完全不認識的人。過了一個禮拜我爺爺（他原本去哪了？）帶著一個女人，一個和奶奶一模一樣、除了頭髮染成油亮的黑色的女人，像兩隻慈祥的蝸牛毫無預告地爬進我家。叫人啊。我爸說。但我和姊都知道她明明就被偷偷換掉了。

她用一種狸貓的微笑盯著我們，然後走過來，用力地各抱了一下。我回來囉。她說。姊姊突然開始搖頭，像要把整顆頭都甩掉那樣，一整個下午一直到她走，姊都在狠狠、狠狠地搖頭。

我還記得姊那時候留著她怎樣都不肯剪的長髮，綁成辮子在悶熱的空氣中，像是擊打著什麼看不見的東西的樣子。

那隻狗真的長得有夠像黑麗。黑麗跟著新的奶奶搬家之後，聽說過不久就跑了。

我問爸為什麼有第二個奶奶的時候還被他打。她只是生病又好了這是我爸說的。

我畢竟十二歲開始就沒有再長高了。

「他們這些王八蛋一定是偷偷聯合起來把奶奶殺掉了。」姊說。「小明你看，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在欺負我們。他們把東西弄壞了，搞丟了，再變一個新的出來唬我們這些小孩。假裝什麼都還一樣。他媽到底把誰當笨蛋啊。」

姊轉過身。繼續走之前我又回頭看了那狗一眼，牠沾著泥

土和幾隻小蟲的臉，吐著舌頭。我突然感覺很可惜。黑麗也有一雙和奶奶很像的深棕色眼睛。

一直有人在盯著我們。那些眼睛在塞滿青苔的牆壁、裂開的石塊、鬼針草的花芯、充斥爛泥的水溝、死麻雀壓扁的頭顱和盤旋的蒼蠅。有些房子我來的時候根本沒看過，像是雨後的蕈菇那樣狡猾而潮濕地長起來了。

「姊，」我拉她的褲管，「我覺得你說的很對，爺爺大概是迷路了。」

「你知道迷路應該要怎麼辦嗎？」姊說。「你迷路的時候啊就找一個影子坐下來，抽個菸，也不要想什麼往哪裡走啊回家的路什麼的。你就坐著就好。假裝你是一顆在看風景的石頭。我下輩子絕對要投胎當石頭。」

「所以你那兩年去幹嘛了？」

「沒有幹嘛啊。我只是出去走走。」姊若無其事地往前，鞋尖踢起一顆小石頭。

「走到全世界都忘記你是誰了。」

「那不錯啊。」姊簡短地說。那顆石頭往下滾，永無止盡地。

「還剃光頭帶一隻爛手回來。」

「但你記得是我。」她說。「好險。差一點就被世界偷偷殺掉了。」

我環顧我們頭頂這些陰鬱的房子。「你不覺得它們在計畫把我們殺掉嗎？這個村子。」姊說。

「你怎麼會這麼覺得？」我有時候覺得姊的腦袋大概在哪裡撞壞掉了。

姊停下來。抬頭盯著這條巷子所有生苔、滴著水的屋簷。  
「我都搞不清楚為什麼欸，為什麼媽生你的時候就死掉了，為什麼突然有天奶奶就不見被換一個假的回來，為什麼我現在在這裡，為什麼我沒有一次想得起來我要去哪。」

「是你說要野餐的。」我翻了白眼，姊看不到。「野你個大頭看吧現在搞到迷路。」

「我們一開始就在這裡了。」姊說。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說什麼。她往前走，在前面的岔路又選了下坡。

下坡走到最後我和姊就到了這個村子的社區籃球場，一個人也沒有，空氣臭得要命，有東西腐爛的味道。我懷疑那是因為我和姊真的走得太久，久到連這慘藍色的下午天空都開始臭掉。我和姊坐在籃球場圍籬底部的水泥塊，什麼話也沒有說，好一陣子姊好像才想起來我們還坐在這，但她看起來也並不著急，邊說著想先抽根菸，手一摸外套口袋便找不到打火機。

「媽的放在鋼琴上。」姊說。

「哪來的鋼琴。」我說。

「以前的那架。」

我想不起來了。奶奶離開之後姊會開始彈她翻開的琴譜，按過的按鍵，而我不得不說姊蠻有天分的。她應該一輩子都坐在那裡彈鋼琴，五年，十年，二十年，等我長大回來看姊，她還穿著棉布洋裝彈她的琴，從來不被打擾那樣。到時候我一定就長得比姊高了。

姊彈起來跟奶奶一模一樣，真的，一模一樣。

「我以為鋼琴是被爸賣掉的。」

「不是。」姊說。「我把它拖出去的。」

我張大嘴巴。「不可能。」

「是真的。在我走的時候，」姊指的是那兩年，「找個空地把它燒了。」

「不可能。」

「是真的。」姊在我面前展示她的左手。皮膚皆蜷曲乾燥發黑，像是我們剛在路邊看到的葉子，掌紋一摺一摺的像是某種污垢。

「你那兩年是不是不小心在哪裡掛了？」我問姊。

「說不定。聽說人死掉之後會進入一場永遠都不會結束的，迷宮一樣的夢境。」

「爛透了。」

「其實不會欸。你看我肺癌完還不是回來了。」

「蛤？」我不知道她又在講什麼了。

「你看我肺癌完還不是回來了。」

我的嘴開了又合，像有字卡在喉嚨的底部。「白痴喔。」我說。

「又怎麼了？」姊嘻嘻笑著。

「白痴喔。」我突然不知道為什麼，感覺很想哭。

我瞪著姊。姊還是那樣莫名其妙地笑著。她沒有變，她一直都是這樣的人。她只是理了個光頭搞得自己很醜。

她只是被大家聯合起來欺負了。你知道嗎就像我國小的時候那種被當成空氣的同學，他們會抽掉他的椅子，吃掉他的午餐，經過時不小心踩一腳順便把書包踢遠。我有時候覺得這王八蛋世界真是幼稚死了。

姊將手裡的菸凹折，在手心揉成球。「餵我好想吃薯條喔。」姊張開嘴，將菸塞入嘴中。我瞪著她咀嚼，面無表情地吞下去。

小時候，我還會長高的時候，我有一陣子用我姊稱呼她，可能是她搬來跟我睡的關係。

後來，原本的奶奶不見之後，姊搬到那個空掉的房間。那架鋼琴跟她一直鎖在裡頭，我隔著牆聽她彈琴的時候，有時候不小心就以為那些時光回來了。像走到一座暖黃色的迷宮裡去。突然曲子會暫停，姊會開始小小聲小小聲地，棉絮那樣隱忍地哭泣。那些聲音把我們都從迷宮裡提了出來，我會突然感覺整個人暴露在房間的涼意裡，感覺非常、非常脆弱。

後來就不再有琴聲了。後來她不見一切就變得好安靜，安靜得要命。

那些我們口中的後來，指的都是什麼時候？（有時候我覺得我突然就到了這裡，和做夢一樣。莫名其妙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姊為什麼我們在這裡呢？）後來，我要轉頭跟姊說，我們就會離開這裡，這個破籃球場，這個破村。世界是一個堵住的漏斗，我們要挖出去。

我能感覺到這趟回程不一樣了我是說，那些磚和巷子的形狀，原本安靜得像鬧鬼的空氣開始窸窣作響，像整座村子變成了狡猾的沙子，不對，螞蟻，蒼蠅，蟲群，黑暗從我們腳下不住滑落。我和姊離開了籃球場，天開始變黑，飛蟲在我們走路時迎面襲來，鑽入我的鼻孔，嘴巴，眼角。很癢，我舔了舔嘴。

牠們吃起來像濕掉的沙子，而我也開始流黏黏鹹鹹的眼淚。路開始很不清楚，可是燈卻都沒有亮。我們鑽回（可能是來時走的）巷子裡去，看見牆和門縫都滲出潮濕而狡猾的黃光。地上汨汨地浮著積水，我不記得有下過雨。

姐走在我前面，腳步很急，我快跟不上她了。「姊。」我想叫她等等我。黑影在腳下搖晃，我感覺很喘，空氣太稠了。這裡的空氣很惡意地想把一個人溺死。姊突然停下。她一定是看到什麼了。我從她小腿間的縫隙看出去。兩個背光的男人身影，靠著牆，可怖地靜止著。

「喔，走錯路了。」姊喃喃地說。

我一瞬間明白我們再也不可能走回去了。

「……上面那戶。」左邊的男人說。

「對，等他們人到齊。」右邊的男人回答。

「老的不是說死了嗎？」

「不清楚。」右邊的男人訕訕地說著。「但該拿的還是要拿回來。」

「拿不回來呢。」左邊的男人說。

我伸出手，用力推了姊的腳踝。姊的身體很冰。姊往前走，側著身小聲說了借過，兩個男人安靜下來，絲毫沒有移動，但姊就像隻很小的螃蟹，小心而巧妙地避開了他們。輪到我經過時我聽見竊竊的笑聲，他們的臉籠罩在影子裡，而目光像蛇一樣舔過我們的身體。

「會拿回來的。」右邊的男人用一種握刀的語氣說話。

巷子的路面開始凹凸不平，但是寬了一些，而且向上。這裡的房子不太一樣，不再是那種三合院或磚屋，而是三四層樓

高的透天厝，同樣老舊陰暗，擠在一坨濕糊的黑暗裡。唯一的燈光來自這排房子的盡頭，一種濃稠的黃光，我看到那些噁心的蟲全部都黏在那裡的空氣，興奮地拍打他們很薄的翅膀。很吵，很多憤怒的吼叫、大笑，有男人也有女人，尖銳的撞擊聲和拍打，狗的哀鳴與吠叫，東西掉落的轟鳴，全部都從盡頭那端流過來。

我和姊是那麼躡手躡腳地經過，盡可能繞開了地上流出來那油膩的黃光。我嘗試不轉頭，但還是瞥見了裡頭。一個打著赤膊（因而能看見他的刺青和黝黑肌肉上濕淋淋的汗水）的男人正將一具身體壓在桌上飯菜和周圍的牌局都散得亂七八糟，八九個同樣精壯的男人都在揍那個身體。裡頭的女人有的散著頭髮有的盤起，有老有年輕或者抹著豔妝看不出年紀，冷冷地圍觀這個場景。那具身體發出哀嚎，劇烈地扭動掙扎，猛地臉翻了過來，一頭灰髮和很尖的下巴。

「山羊男人。」我不自覺地說出口。姊的手用力地抓著衣領將我拉入影子裡。「閉嘴。」姊的嘴唇抽動著。我們背貼著這幢房子側邊的牆壁，屋內的喧鬧仍從旁邊的窗流瀉出來。

「是那個山羊男人哪，你不記得了嗎？」我壓低聲音地說。那些蟲又湧入我的眼睛讓我的眼淚停不下來。

「不認識。」姊冷冷地說，把我的手腕掐得好緊。

「下午在爺爺家啊，他被叫去遛狗了不是嗎……」

「哪來的狗？」姊兇狠地打斷了我。「那條狗早就在外面被人打死了。」

我打了一個寒顫。「姊，爺爺不是走丟了嗎？」

「在外面被人打死了。」姊又說了一次。



屋內的騷動靜止了下來，窗邊的我們聽到一種竊竊私語在屋內聚集，像那些趨光的蟲在暗黃色油一樣的光裡湊成團狀，密密麻麻地震動、聚集成一隻指向我們的斷指。

「我們回去吧。」整座天空都潰爛了下來，濕答答地澆淋在我們身上。會有這種時候我覺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在恨我們，而且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幾乎貼著牆摸那些一塊一塊的磚才在這一盞他媽的路燈都沒有的破村裡好不容易跑回那幢平房。那些磚可能把我們的指甲都磨裂開來了，濕濕黏黏的我不確定是傷口還是來自不小心掐死的幾隻蝸牛。我喘著氣跟上姊，不斷轉彎好像這些巷子是被絞扭起來的螺旋。我不敢跟得太緊怕撞上姊，有時候只是看著她的鞋跟在黑暗中晃動，她其實也緊張了起來。我們為什麼在這裡呢？更緊急的事情是，我們要回去。這個念頭像死蝸牛一樣黏在我和姊的腦袋底部；我們的腦袋現在肯定也像座漏斗。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這麼喘，為什麼一直往上爬這麼難。難的意思是，這些路不斷不斷從我們腳底脫落，黑暗裡我們不敢回頭去看，怕一不小心腳都會跟著弄丟。

每當我開始陷入這些線團一樣的想法時姊就會越走越快。我不知道姊走這麼快幹嘛，好像她知道什麼時候會到一樣。但有時候我也相信姊其實知道路，我的意思是，不然她是怎麼回來的？那兩年我們搬了十幾次家，她卻還找得到我們住哪，像是她一直都還在。

有時候我不相信姊得了癌症也不相信她好了。

姊放慢了腳步。我感覺腳下的路停止傾斜，路面的凹洞減

少。我們慢慢看見光了，在上面，那夾在無數破敗老屋之間一方隆起、突出的高地。那幢平房，我看見屋簷幽幽地掛著幾盞燈泡，我和姊踩上混凝土的斜坡。姊拍打著關上的鐵門。轟隆隆隆。不知道是不是光線的關係這鐵門原本的紅色看起來斑駁到一點都不剩了。

一雙穿著塑膠拖鞋啪嗒啪嗒的腳慢慢走過來。是耳環女人。她背著光的臉糊得什麼都看不到，我努力抬頭也只能看見她臉頰邊緣和肩膀上端沾著的光暈。耳環女人湊近鐵門上端，我們和她之間細細的鐵柵，這個角度我和姊臉上肯定都印著一條條鐵籠一樣的影子，很絕望的樣子。

「他們在後面。」姊說。

耳環女人抿緊了嘴唇（我竟然能在一片糊爛之中辨識出她薄到不行的嘴）沈默了一陣子，然後開口。「你們是誰呢？這麼晚了。」

姊愣住，「我們下午還在這裡耶。」

「你們是誰呢？」耳環女人禮貌地問了第二次。

「你有什麼毛病啊？」姊急促地拍打了鐵門，鐵門發出巨響，而我也突然聽見不遠處——可能是幾條巷子外——逼近的腳步聲。

「我不認識你們。請你不要這樣。」耳環女人有點哀傷地說。我看見她的影子離開鐵門，她正在退後。

「幹。」姊踢了鐵門，另一個腳步聲從平房中跑出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對著後退的耳環女人低語著。

那是我爸，不對，眼鏡男人。他在猶豫。我們又聽見低聲的交談，在我們身後，看不見的巷子裡頭，像是蜂群接近的嗡嗡。

在一片死寂之中。「不管你們是誰，」眼鏡男人吐出這幾個字。「一開始就不應該在這裡了。」

姊甩了甩頭，像是要從一場惡夢中醒來。

「這外面一點光都沒有。」

「我幫不上忙。」眼睛男人說，臉孔退縮到陰影裡。

「姊，」我拉了拉她的褲管。「我們去野餐好了。像你以前那樣。」

姊停頓了一下，然後用她萎縮的手指輕輕撈住我的。這幢巨大的房子像一頭蟄伏而衰老的獸在我們面前。我突然想起來它為什麼看起來還是說不上的眼熟。

我們一開始就在這裡了。

姊消失的那整整兩年沒有人提過她，好像她只是一根不小心掉在路上的菸，因為從來沒有人真正數過那菸盒裡剩下多少菸，於是沒有人察覺她的不見。我記得我起床的那個清晨看見姊的床位空蕩蕩的，不只是枕頭、床墊，而是整張床都消失了。我走出房門，我爸跟我說早啊，把手上的第二盤荷包蛋擺在餐桌上。我在那餐桌周圍找不到第三張椅子。她不見了欸。我跟我爸說。我爸很困惑，他不知道我又搞丟什麼了。

那整整兩年都是這樣。從某個時間點我便開始相信姊應該只是一個夢。那時候我九歲，理解到這件事之後，我就再也沒有長高了。

後來姊突然回來了，理了光頭，我爸挺驚訝的。姊說她得了癌症。我爸鬆懈下來說，啊，回家就好。「可是我們少了一張椅子哪。」我說。「沒差，我坐到房子外面，就當野餐。」

姊說。

後來我就再也沒有長高了。

我們在那漆黑的，路燈盡數燒壞的籃球場，面著出村那窄窄的巷道。姊轉身，看著跛腳的狗（牠又跟過來了，眼裡都是乞憐。那麼像奶奶的一雙眼睛）我和姊聽見蟲鳴炸入耳蝸，一圈一圈地擰緊。

「那你知道爺爺為什麼會死嗎？」

「不曉得。」

「他是被燒死的。」

「在那棟房子嗎？」

「在鋼琴還在的時候。」姊說。「我點火之後，不小心把打火機也掉在鋼琴裡了。我還伸手去撈，所以就是這樣了。」

「啊，原來是這樣。」我用清澈無比的聲音說話，像突然想起了所有事情。

姊又蹲下來，摸摸那條狗的頭，下巴，身上無毛粉紅色的割痕，腳掌斷裂的平整傷疤。然後姊將她的左手手指，塞入那條狗的牙縫。狗乖順地咬合，一口、一口遲緩地，咀嚼姊餵給牠的手，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

一點也不剩的時候，姊將她光禿禿的手腕收回口袋裡。狗低下頭，斷掌像發芽一樣，膨脹、延伸，長回灰色的肉掌和爪，安穩無瑕地踩在地上。「所以後來你不去拿打火機了嗎？」我問姊。

「反正我會找到新的武器。」姊說。

小說組 優選獎

## 〈回家野餐〉評語

蘇偉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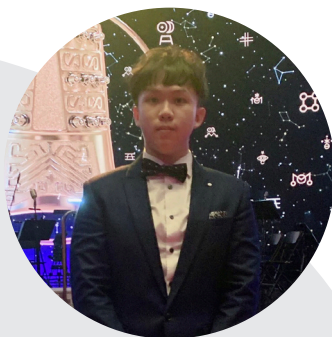
故事從「像我們一開始就在這裡了」展開。初讀〈回家野餐〉，想起波赫士〈環形廢墟〉，還有童偉格《西北雨》。我們，小明姊弟；這裡，漏斗底部，舊村，濕熱、灣窄、出入難，所有房子高高盤踞在我們上方，姊姊：「你不覺得它們在計畫把我們殺掉嗎？」神情陰鷙的（新）親戚繞著指指點點，一個被複寫的記憶廢墟，一個家族離散以及永不結束的迷宮夢境，夢境裡，親人紛紛消失，而在（新）舊居，人人迷路，所以，廢墟時間停格，總是「那時候」、「後來」、「十二歲開始就沒再長高」……作者指涉什麼，很清楚了。

〈回家野餐〉是艱難的閱讀，全篇充滿（假裝我讀懂的）隱喻，普通的讀者能做要做的，大概是像小說所言，「世界是一個堵住的漏斗，我們要挖出去。」是的，預知死亡紀事之祭祀時間，一場回家即離家的焚燒家族史野炊開始了。

小説組 佳作

# 袖晴

焔



## 焯

### 簡歷

1997年生，畢業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曾任古典音樂電台文案，目前為自由工作者。曾獲110年度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數次水煙紗漣文學獎、曾入圍56廣播金鐘獎及第五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 得獎感言

創作〈袖晴〉以前正處於某段自我與文學的辯證階段，大量閱讀、大量寫作，不斷破壞固有的寫作理念，一度我感到非常荒蕪，認為自己再也寫不出任何作品。但〈袖晴〉的展演確實讓我重新摸索到了自己，或者說文學意義的邊界。文學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是每次創作時都會浮出的念頭。大部分時候它讓我難以說服自己為何寫作，但某些瞬間它也確實讓我捕捉到了人心的幽微與詭麗，我想終其一生都必須與其對話下去。感謝親愛的闖花魚茹梅觀芳、父母妹妹、師長前輩，及其他曾給我鼓勵的朋友，任何可能的前進都關乎你們。

小說組 佳作

## ● 袖晴 ●

三月天總是這樣，中午還異常悶熱，汗水咬在皮膚上渾身發癢，一近黃昏便又感覺冽風颼颼，衣不蔽體的荒。然除了乍暖還寒的怪天氣，這日子原是沒有風瀾的。

週五，五點，麗君正從裁縫店離去，推門時風鈴禁不住地響，尚有一種夏日降臨的錯覺。隔玻璃向女人揮揮手，她將挽起的長袖放了下來，揪著袖緣揚高甩了甩，袖口圈起昏灰的色隱隱約約的，眼看要變天了。

騎上摩托車平房林立的市郊道路，風一下把裁縫店裡渾日的花露水香吹的乾淨。她單手穩住油門，另一隻手將衣服掩的更緊了些。這風真是要命，稍微一不注意就大鑽漏子，從各個孔隙滲透敵營，將整件衣服撐得如同肉包，整個身子白白吞進更多的冷。

打哆嗦的時候心也跟著哆嗦起來。她暗想，郁郁那孩子個性粗心，會不會又把外套丟在學校抽屜？眼下她這件大衣有跟沒有似的，他要是不仔細點，等會可沒有多的衣服穿。不過也真怪自己糊塗，作為母親，要載孩子應該多帶件衣服。

但很快她又想了起來，今天是禮拜五啊，輪到廷哥接送，今晚孩子也就睡他爸那兒，不必她操心。可，可是廷哥會記得給郁郁帶外套嗎？還有校門口旁的蔥油餅攤，應該先買半張加辣椒醬，郁郁下課了肯定餓。哎，孩子他爸開車呢，哪裏怕冷。兒子都國中生，餓了自己會講。

迎面的風將眼鏡表面刷上一層灰塵，她只得將安全帽的護



鏡拉下，卻發現鏡面也是髒污一片。她試圖伸手抹去，但也只是徒勞無功。

與廷哥分居前，她的腦袋建立了千百種給郁郁的說法，有坦承有掩飾，也有謊話，但是想得越多，可行的說法就越少。她深知什麼「爸爸媽媽還是一樣愛你」根本就是笑話，就像父親所說的：妳媽會在天上守護妳的一樣可笑。

愛怎麼可能輕易地擺在傷害前面呢？

最後她好像只是說：爸跟媽因為某些理由，必須要分開住，郁郁可以常來找媽。

廷哥要是知道她這些心思，又會一臉語重心長告訴她：多想想妳自己就好，照顧自己，讓我安心。

總之還是先回去吧。

宿舍群建成已逾三十年，當初為了成衣廠的女工能專注於工作上，東寶股份的張姓老闆資金拓的爽快，成排方盒子似的平房連日趕期成墩墩地聳立，要好更要快。待搞工地的大小漢子完事撤去，整區宿舍粉藍的雪已然儼實雅緻，花園內噉唇的桔梗花與百合相親相吻，看過去嬌嫩一片。如此少女尋夢的好去處自然引起好一波青春匯流的風景，如潮川百流般請魚入甕。

如今成衣廠雖然健在，規模卻小了很多，宿舍供過於求，放著實在可惜，便翻修後釋出空房容外人租賃。

「限女」兩個字，那是唯一的限制了。

側身擠進兩平房間的防火巷，她避著身子閃過牆瓦剝落的一裂裂灰白。開鎖，開門，開了燈，開了窗，都是隻手能解決的事。本來唯有做菜是不易的，如今也輕簡起來。盛水，開火。她待在新買的時鐘前剝去芹菜苦澀的葉，像是被黃昏曬醒一樣，第一次她覺得六點以後非常漫長。不僅來自於時間上的，更多是沒有目的的感受。按住綠芹細管狀的莖，刀剝，嘩啦啦地末花滾落砧板上，水滾了，氣泡膨脹的雜訊噙出一絲搗嘴的白煙。鹽倒是沒有聲音的，撒在素麵的結心處一瞬間就沒了蹤跡。趁麵體尚未軟去，她另起一只鍋燒熱，沙拉油鋪淋。她瘦雅而略黃的掌浮於炒鍋上試溫，僅一瞬便紅的出汗。可以了，紅蔥頭削過一圈圈油汪的浪，唰一聲香氣竄入鼻息，肉絲續落，恰出金黃怡人的疤痕。長筷疾下，疏理麵紋，連麵帶水地澆亂煙花。

白胡椒與芥末吐霧，惹得眼鏡不清不楚，她夾起一口麵呼呼地吹涼，然視線實在太濁，筷功稍不精準麵體重跌湯面，隱約波花四起。圓圓的紅點啄在手背，疼出這房裡唯一的哎。

哎這聲，原是廷哥煩聽的，雖然他說這是不忍心的表現，但麗君清楚他就是煩。正如他說：讓我感覺好像虧待妳似的，我哪裡做不好嗎？妳可以說。

其實真正能說的又有什麼？一切的若即若離、似問非問，導向的即是廷哥心底唯一的答案。是的，她也不怪他，五月八就結婚十四年了，他就是這樣的個性，說好聽是擇善固執，說壞了就是不懂變通，一個人哪有說改就改的？

這點她再清楚不過。

雖喊哥，但其實是夫。認識廷哥時她不過十九歲，五專要

幾乎畢業了，當時的廣告設計科畢業程序繁重，成天在各式顏料畫版裡暈頭轉向。上了課得慌，下了課還得忙。閒暇讀幾篇文章，自己寫幾個字，也就權充舒心了。

當時彰化台鳳社區像座小山城般居高臨下，規整的樓房比鄰緊接，憑靠坡形成階建成，遠遠望去如同一巨蟲，蜷著身子朝山腳蔓延。同體同形，鄰居間關係也好，麗君猶記得每回放學下了公車，她從山底走上山，一路該跟多少街坊打招呼。

她與廷哥說起話的時刻普通到不值得紀念，不過是他抱著人家寄來的茭白筍分送鄰家，他說當時大家都笑著收下，而她偏偏說：我爸不在，放門口就好。那樣冷臉。

廷哥也是鄰居，比她大三歲有餘，兩家距離不過幾間樓。廷哥的樣子不算出眾，身材勻稱但總的來說不高，典型的國字臉，眉眼細窄，鼻頭塌在細雅的唇上略顯粗獷，總戴著一副圓形金邊的眼鏡。父母長期在外地工作，從小給外公婆帶大的。和自幼喪母的自己倒有點邊邊角角的相憐。說到親，他總說：血緣那種事情一點也靠不住，有情才是真的。又說：人如果缺愛就會找愛補，這是天性，也沒有一定要誰不可；妳沒媽也沒關係，我才像爸媽都沒了吧，真正的野孩子。

或許是他咀嚼情字的模樣真有點意思，亦或者某部分的自己正好被說服了。課餘時候她與廷哥見面的次數開始增加，喊他哥正有一種親近且陌生的意味，她不會說是愛，畢竟她不懂什麼是愛的，當時的她連初戀都沒有，找誰尋求答案呢？

可偏偏路就是往下走了。

尚未學作女人，尚未學做自己，她先學做母親。

麵盡，碗底有窪，她呼出一口氣。說起來，好像唯有這湯麵，是婚前學煮的。廷哥不喜吃麵，是天生的飯食主義者，連郁郁也學他爸一樣。這十幾年，她們家的餐桌隨她的廚藝百轉千迴，從罐頭配飯到功夫菜滿桌，也有點為人主婦大功造成的意味。

思及至此，她不禁想，是該打電話去問問，孩子在青春期的營養不能少的。手機電話撥號，響起一陣輕快流暢的鋼琴曲。廷哥又忘了，中達電信的答鈴專案沒有停掉就是一直付錢，真是。麗君口裡喃著不著邊際的話，卻無法阻止越跳越緊的心，這個時間，郁郁應該正在客廳寫功課，會來接電話吧？

「喂？麗君嗎？」廷哥的聲息不愠不火，平整地圈燙她的耳際。

她吞了吞唾沫：

「喂，郁郁吃飽了嗎？」

「噢。都吃飽了，我們今天吃巷口那家自助餐，郁去洗澡。」麗君試著忽視他語句裡一絲幾無可聞的失落，安靜幾秒，廷哥又繼續說道：

「那妳呢？妳吃飽了嗎？那邊住的還習慣？」

「我也吃飽了，隨便煮麵吃。住嗎，就是那樣，只要沒蚊子就蠻好的。郁郁功課寫完了嗎？要讓他先寫，不然晚點更偷懶。」

「都寫好了，我剛簽過名，今天作業少。」

廷哥長吸一口氣，話筒茲茲聲響如同揉碎舊報紙般紊亂。

「妳不是一直都不喜歡吃麵嗎？是不是買東西不方便？還是我開車帶妳去買，買一些囤著也好。」他的句子像是從喉頭緩緩擠出來似，既重又輕的。麗君明顯清楚知道他的羞赧，卻故作未聞，只是打了哈哈幾句。

「沒關係，我東西都還夠用，打給，打給你們就想問問吃飽了沒，跟郁郁講幾句。」

「還是我讓他洗完打給妳？要不今天回來睡一晚，跟郁看電視講話。」她沒有聽過廷哥這樣的聲音，像是低到整個身體的重心之外的訊號，顛巍巍的。她的耳朵似乎燙傷了，扎的她難以控制自己的牙關，她幾乎就要說好，說好，說好，說好。

「哥，沒關係，郁郁都國中了，不黏爸媽，我明天再去接他。」

「麗君。」她可以聽見電話那頭廷哥手指捏緊話筒的氣泡聲，但她只是繼續說：

「先這樣，我們週一見。」

麗君掛了電話，掛的唐突。忽然想起沒提醒來電答鈴的事，還是……

還是算了吧。還是，還是。這兩個字剛才廷哥這詞說了幾次？她聽得出隱蔽裡他的擔心，卻不願細想那到底是什麼心思，心頭頂上擔的又是什麼。相伴這麼久一段時間，基本的男主外女主內，他事業應酬忙得不可開交時，也是她負責操辦全家大小事，付錢收納消耗不斷輪迴，難不成只剩她一人便什麼也不會了嗎？他說這些話存心就在找茬。

是夜，她像什麼都做了，又像什麼都沒做。一個人從單人床的右半側緩慢地挪移到床央，感受床榻平均地裹著她的背部。檯燈熄滅後她總覺得溫度又降了半度，四周沒有任何動靜，原以為人多雜處的宿舍群斷無法徹底安靜，沒想到一入夜竟然這般死寂。她是個淺眠的人，以前恨不得廷哥睡了就跟死了一

樣，少跟人家學什麼打呼磨牙。但今天不知道為什麼，剩下自己的時候，她很渴望聽見一些聲音。睡意漸漸襲來，但腦子卻依舊胡思亂想著，她卻好像睡不去也醒不來。她開始點開手機，然後放下，反反覆覆，螢幕鬼火似的光逐漸塗滿她的臉，最後她心一橫，撥出了號碼。

電話那頭傳來一襲羊毛衣般輕實的話語。

「喂，請問哪裡找？」

麗君坐直了身，棉被從頸肩緩慢滑落，露出她月牙似的鎖骨。

「我是，我是麗君，台鳳跟你們住同排那個簡家的。」

「是是，我記得，張太太嘛！有什麼事情嗎？」

麗君咳了兩聲，將被褥向上提了點，圍在肩上，她說：

「沒有，就是我拿去那件洋裝嘛。」

「嘿，洋裝怎麼了嗎？」

「袖口那個地方，我想縫雙層袖，可以嗎？」

「當然，要什麼花樣？一定幫妳趕出來。」電話那頭朦朧的笑出聲，麗君聽到了紙張廝磨聲，還有原子筆彈尖的嗒「還是要拿樣式給妳看？」

「喂？喂？太太，有聽見嗎？」

「噢，不用了，就像妳們店裡的那盆小黃花吧，我看著很喜歡。」

「那盆花？這樣好嗎？」對方似乎有些遲疑。

「沒關係。」

「噢，洋裝，黃花，好。」又是原子筆的一聲嗒，把麗君敲的回神，她聽著彼方說好好好，那就這樣囉，週一拿衣服。她也跟著笑，週一見。

這一陣子，很多話都是用電話說的，說輕點是方便，說重了就是逃避。幾個小時以前，她看與裁縫店約的時間還久，猶豫幾分後，還是決定順道回老家看看。

真正看到父親也不知是多久以前了。上次透過電話聊天，她不過一句：爸，我，我沒跟冠廷住在一起了，有可能會離婚。便炸開了鍋。

妳跟他不是處得很好嗎？我怎麼都攔不住你們，現在怎麼又突然離婚？到今天父親的話還在她耳邊呢。然而她一時之間也沒法講清楚，只能說個性不合，再久就是浪費兩個人的日子。她儘量委婉但父親滿肚子氣從十幾年前吞到現在，恐怕不吐不快，一股腦通通砸到她心底：當初婚妳拚命要結，妳二阿姨三阿姨輪流勸，說妳年紀小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看的人又少會後悔的，妳怎麼也不聽；現在一句個性不合，妳看人家怎麼笑話我們家？我我我怎麼跟妳媽交代？

麗君並不想跟父親爭，她從來也沒想爭贏什麼，但說到母親份上，兩人的情緒是怎樣都好不起來了。母親不過生下她罷了，見都沒見過，要交代什麼？一個女人再怎麼沒責任，也要比一個死人承擔的多。她必定是一時氣得太厲害，才冷冷回那句：爸跟媽相處了幾年？怎麼懂個性不合。

啪一聲被父親摔斷了電話。

家門口的電鈴還是一樣在耳邊扯嗓，從小到大未差分毫。父親說那是與母親結婚那年裝的，再破也絕不肯換，就像他那張肅穆如撲克般的臉，也是一如既往。唯獨讓她吃驚的是父親的頭髮。銀蒼半居的短髮雖然造型俐落，但髮色明顯又白了許

多，甚至已經稱不上銀色了。

麗君總覺得他們之間凝著泛黑的雲霧，隨時都要落下大雨，但誰都不情願先當第一滴雨。要知道，第一滴雨總是最讓人厭煩的。

她想過父親會氣，卻也沒想過那麼氣。在撥話前她暗自許了好幾次願，只求父親的反應能讓她心安一點。沒想電話一講完，她反倒徹底失去信心，關於面對父親、面對母親、面對廷哥郁郁、面對自己。全無主意。

直到老漢綠底繡花的襯衫動了動，衫角一晃，讓出半條走道容她進去。她才低低喊了聲，爸。

沒有答話，坐回靠牆的太師椅，褪色的花襯衫倒與椅子的花樣彼此烘襯著。他啜了口茶：

「妳沒有鑰匙嗎？那個電鈴時靈時不靈的，妳在外面站整天我可能都不知道。」

「我沒帶到鑰匙，想說爸應該也在家。」

他倒了杯茶水遞給麗君，她喝了一口，唇緣好燙。

「聽妳上次說跑去上班了？今天怎麼有空回來？」

其實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回來，也許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安心，抑或是給父親的，她隨口說道：

「今天排休，我想說去郭伯母那邊縫袖子，順便看看你。」

老漢閉著眼點著頭。

「我等等就走了。」

「郁郁呢？」

「他在冠廷那呀。」麗君隨口說著，感覺到父親的眼神忽



然轉過來，窗花斜落的光影於其面容雕上幾筆鮮豔，但仍見不到一點情緒的波動。

連忙又是低頭抿茶，她感到頭皮有些濕潤，像是雨水滲進天靈蓋似的，是不是太悶了，屋子裡怎麼有雨？

「夫妻關係親子關係，都很重要，妳自己想，不要什麼都突然決定，這樣不負責。」離開前父親重新給了她一把鑰匙，遠遠地送她離開「冠廷雖然沒什麼中用，但這幾年對妳也好，人嘛，穩穩定定才好。」

父親即使再熟什麼夫妻之道，這些年也早已模糊的差不多了，親子之情更不用說，名副其實的聯絡簿家長，簽了就算了，哪還有什麼多餘的關心。她甚至好長大段時間叛逆相信，自己不過就是母親的遺物罷了，僅具有某種紀念價值。比起自己究竟喜歡什麼，父親恐怕更在乎燒給母親的沉香夠不夠精純。

即使母親從來都不在她的生活裡，但她卻清楚知道那是個優雅且極為盛美的女人，而且永遠都不會改變。而身為她的女兒，她或許曾得一點半點遺傳，但媽媽氣沾染一久，天生麗質也敵不過後天失勢。

她有時會想，假如母親沒有離去，她有沒有機會與自己面臨同樣的狀況？這個假設有著妒忌，卻也有一點冀望，或許，母親願意聽她解釋的。

她心底的秘密，每解釋一次就讓她更懷疑自己，每懷疑一次她就越能感受自己切膚的折磨，如此漫長如此遙遠，哪裡如父親所斷言的突然？

她想起對廷哥提出離婚的那次是去年夏天，他正洗完澡捏

著啤酒罐看電視，她其實不過是一股衝動說出了口，幾乎下一秒就後悔萬分，但是看見廷哥對她的話恍若未聞，就像她說的不過是明天早餐要吃什麼這類的話時，她感覺自己好像無法控制自己了。她坐近到他身前，仔仔細細地把話再說了一次。他才略有意識地問道：怎麼了嗎？

怎麼了嗎？像是在問自己，也是在問她。他眼底流露的不可置信幾乎讓她不敢再說下去。雖然心虛但她死撐面子，說了很多無關重點的話，她繞過她們之間的關係，把家務雜事心煩心怨全講了一次。最後她說：感覺我們不合適，再下去也是折磨，離婚好了吧。

當時她也知道，十多年的婚姻除了能驗證個性不合；當然也能證明兩人天作之合。所以她可以理解廷哥當下什麼也沒說。

但她沒意料到的是，深夜睡前，廷哥忽然一反常態地鑽進了她的被窩。她們雖然共睡一張床，但一向都是各睡各的，頂多簡單地吻一下。因此當男人陌生熟悉的氣味火急火燎燒起時，周圍的氣味聲音光線已從她的官能全面撤退，取而代之的是闖進她的靈魂不斷顫慄。廷哥說：我錯了，對不起，原諒我。那是他唯一說的一句話，也是他唯一說錯的話。

麗君還來不及思考他究竟錯了什麼，腦袋已經接收到了男人精準柔緻的動作，輕暖地剝去她的皮她的骨，衣服褪去的聲音就像蟬唧一瞬，整個身體空空白白的。他啊，在找她的心。

也許她真有那麼一瞬間想掏出她的所有，但命運並不允許，從那年他們共看一場電影，她赴廷哥邀約去他家作客那日便是了。她含羞草似的葉蕊尚未盛開就已經枯萎。幾乎是邊哭邊求地將廷哥推得遠遠的。

要是她可以冷靜地解釋：性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身體再溫暖都只是暫時的。恐怕連她自己都會相信這樣的說法，可她只是不斷哭，哭得全身顫抖。

廷哥似乎也被嚇傻了，想著安慰她卻又滿口妳，我，妳，我不成章法，話說得顛三倒四，恨不得將她抱在懷裡安慰，可手才伸出又被心魔嚇的縮回，沒有燈的臥室裡佈滿了大片陰影。

這十幾年的時間，他也知道麗君對這檔事的冷感，這麼多年他也沒有勉強她什麼，畢竟結婚前就有了郁郁好像就已經給足了交代。他從來沒有設想過關於麗君的其他可能，即使有他也不會承認的，他所認知的世界沒有這些概念。

但此時此刻看麗君聲嘶力竭的模樣，那股情緒張弛於飽滿的血肉之上，叫他怎麼騙自己說這個女人真的對於情或性毫無興趣呢？

麗君自己也清楚的很，其實這件事情的原委根本無關什麼愛情不愛情的，可除了用情字說理，又有什麼能為她把這一切解釋清楚？

她當然知道廷哥想問什麼，或者是說，她也很想問自己。這麼多年，難道沒有任何跡象嗎？其實她對自己也有過無數次的懷疑，即使她某個層面也跟廷哥抱持著一樣的想法，不相信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某些瞬間總是會將她的信念擠出一點痕跡。

作家庭主婦後她很少見外人了，照顧丈夫孩子的瑣碎事務已經塞滿她的生活，當然沒有任何心亂的機會。可當她初次見到那個女人的時候，她的心確實產生了無法清楚描述的波動。

當天她抱著郁郁的牛仔褲走進裁縫店，卻沒見到熟悉的郭伯母，反倒是一張生面孔笑著說歡迎光臨。後來才知道她是郭伯母的姪女，從小到大都住在台北，現在因為某些原因，搬過來跟郭伯母一起住。

某些原因她後來也知道了，跟談了好幾年感情的男友鬧分手，躲到這裡散心。聽說她以前就跟郭伯母學過裁縫技術，重拾技藝的過程還有點憶青春的溫馨。

雖然她們倆差不多年紀，但沒有一點相似。那女人身型窈窕，宛如貓一樣的弓身帶有種野性的魅力，一頭烏髮總縮在腦後成髻，垂落的幾分瀏海隨著俐落的動作左舞右亂，倒有點俏皮。最讓人注意的是，明明女人麥色皮膚健康的不如印象中的北部人，眼底漆黑的暴風雨卻著實有種大城市的陰翳。

麗君對她的想法並不複雜，簡單來說是想見她，想跟她分享一些沒辦法告訴廷哥的事情。雖然一個女人找另一個女人閒話家常並沒有什麼，但麗君總覺得心虛，就像是有座檻跨不過去一樣，非要找到正當理由才肯上門。她總是挑廷哥上班郁郁上課的時間，幾天幾回的拿家中破損的衣褲前去縫補，等到補到發現不能再補，她就回老家把母親的舊衣服搬來，不只搬，她同時也穿，她發現自己開始在乎自己在別人眼中的樣子，甚至還學了化妝。

有幾次女人不在，郭伯母接過她帶來的衣服還笑著說：這免補啦。

她與女人並沒有發展出什麼超出常人的情誼，或者是說麗君壓根沒想到還有什麼異常的情誼得以發展，每回見面女人喊她張太太，麗君則說，我又來縫東西了。兩人偶爾閒談幾句也就差不多了，連交心的意味都聞不出來。

最親近的一次恐怕是那次吧，麗君話不小心說多了，說起小時候母親的舊友來跟父親借母親的禮服，想在婚禮上穿，權作個紀念。她帶著那個阿姨上樓去母親的衣櫃，自己在門外等待。然而她卻不小心撞見阿姨將頭埋在母親的衣服裡。

說不定是有什麼怪味吧，麗君說，我還記得那件禮服是蕾絲魚尾，紫色的。

蕾絲的，如果壞了真不好修，女人說。

麗君總感覺自己在女人身上找一點什麼，具體來說她也不曉得目的物，但在這一段屬於她的秘密時光裡，她至少開始懂得尋找了。

週六是郁郁來跟她住的日子。麗君原想過去大樓那邊接兒子，省得跟廷哥見面彼此尷尬，但廷哥堅持東西太多，需要開車送孩子一程。

一個孩子而已能有什麼東西呢？以前的她必然會這樣想，就像協議分居時她也沒想到自己放在家裡的東西會這麼多。原來一個人的累積竟是無法輕易察覺的嗎？

她妥協了。

提及離婚後。麗君清楚知道廷哥連續失眠好幾夜，那幾個月，他天天加班，天天避她，與其說是避她，更像是將她透明化一般。凝滯的關係讓她整個身心都垮了，連月事也停了下來。

再過來幾個月，關係有了點活水，換成她開始避他。但她避開的則是他刻意為之的溫柔，照三餐的問候她一點都不敢接受，肢體接觸更是能避就避。這你一來我一往的閃避終讓她們彼此間有了點默契，對話開始無限趨向於郁郁的身上。

雖說是關於兒子，但她能說的也不多。房子、車、其他資產，該拿的她可以少拿一點，不該拿的她絕不要，法院什麼的，求求你別說了吧。她想讓這件事儘量小點，她們之間的事越小，放在郁郁上便更輕如鴻毛。她是這樣想的。

她妥協了。

郁郁這孩子長得像廷哥這是親戚朋友公認的。只是比起他的父親，他的書卷氣更重。更有一種無法言喻的清瘦——清朗瘦小，聽說他們班的班導幫他取了個綽號。

「老師說我像課本裡走出來的人一樣，叫我憂鬱小生。」郁郁那天回家笑著跟她還有廷哥說著，小小的臉咧的如貓咪般，哪有什麼憂鬱氛圍。

後來她才發現，那班導說的是真的，但憂鬱不是從課本裡來的。

「這裡女生宿舍，郁郁一個孩子就算了，你，你別進來了。」廷哥遲疑片刻，點了點頭。她轉身要走，卻又被他緊緊的抱了一下。

「啊，麗君，抱歉。」鬆了手之後廷哥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她。然而她也只是吞吞口水，回了句：

「你，你少喝點酒，對身體不好。」裝作一臉沒事的樣子。

她跟郁郁目送廷哥離去後朝房間走去。兒子從小六之後就不給她牽手了。雖說孩子本來就該學著長大，但長著長著，一下又長得太快。比起同年齡的孩子雖然矮上幾分，但比起曾經

躺在她懷底的嬰兒差得卻不止一點半點。

看著他略顯駝背的身影，她蹙起眉頭，記得姿勢她以前每天盯，但現在看起來卻比她印象中的還糟糕，麗君想提醒，想想又算了。

搶著兒子幾步，她上前開了門，一眼望去確定收拾妥當，是了，小桌那條紅絲絨餐巾收了，電視上成排的凱蒂貓公仔收了，化妝台稀少的幾瓶粉底液也都被她收得乾淨。啊，那幾支唇彩，不對，收起來了。

空氣裡僅有一股中藥氣，嚐在舌尖又素又苦，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了。

「郁郁，先去洗手，然後來喝轉骨湯。」她把溫在小鍋裡的褐色湯藥盛了一碗，挨在小桌旁。

郁郁喔了一聲，然後水聲響，腳步聲響。兒子端過湯稀噲稀噲地喝了起來。麗君看著兒子略皺的眉，心想這藥聞著就苦，下次看怎麼煮會好點。想著，周遭一下好像太安靜了，她跪坐桌邊打開電視，兩個人整潔的背景疊上一層綜藝談話聲，很快，又會再疊上一層西曬冷去的藍夜。

「你們今天去哪裡玩？」

「早上爸帶我去爬山，吃了杏鮑菇還有芋圓，下午去綠園道那邊。」

「綠園道，逛市集嗎？上次去還蠻多東西的。」

「沒有逛，那邊有藝人在唱歌，我們去聽，買了珍奶喝。」

「你跟你爸自己去會不會無聊？」她點著遙控器轉了幾台，看著郁郁把湯碗推到了一邊。

「還好。」男孩將舌頭微微吐出，喝了一口水「爸本來說

要來載妳，可是怕妳在忙。」

麗君正要開口說自己不忙，但話一出口，卻又變成：

「你爸說我在忙什麼？他有說嗎？」

「沒有。」郁郁將目光對摺，輕瞥了一眼麗君，然後又喝了一大口水，用白開水漱著口。

「家裡最近有客人嗎？」她看著兒子跑去流理台把水吐了，回到桌旁抱起書包伸手翻出幾本習作跟鉛筆盒，眼睛好像刻意避開她似的。

「姑姑有拿菜包還有虱目魚丸來，爸有說要拿給妳，在那個紅提袋。」男孩歪著腦袋，開始細細地端詳題本上的文字。

只有姑姑來。她嘆了口氣。隨手將習作上的橡皮擦屑用衛生紙包起來。拉起責聲道：

「作業還沒寫完嗎？」

「嗯，禮拜一前寫完就好了。」郁郁側過腦袋，將習作的另半面折起前後對照閱讀測驗，一疊紙將她隔在了世界以外。

她的肩膀向內一拗一慫，然後又慢慢地挺了起來，她感覺自己一直在問問題，郁的媽真的是耐不住問問題的責任。她把口裡的痰清掉，站起身把電視關掉。掉頭進了廚房。

「媽先去煮飯，你寫完我們來吃飯。今天煮番茄豆腐、瓜仔肉、炒米粉好不好？」

說到菜色，郁郁的眼睛又從書側升起，東陽似地曬曬。雖說依然只回了嗯，但終究精神多了。

睡前郁郁洗澡之後她幫著吹乾頭髮。低聲囑咐：你先進去，睡媽的床上噢，藍色那條被子給你蓋，我換新被套了。然後她回到流理台前收拾整理，微笑的唇角面對幾乎吃淨的碗盤高高



翹起如同貓的觸鬚。

紅黃綠青的殘渣困在水槽濾網，隨著她傾倒的鍋裡水半浮半沉，怪譎的畫面裹進混濁的食物香氣中，她感覺眼睛吃到了一點苦味。

盤收，水停，四周一靜下來，她的觸鬚又垂歸平靜。

想來今天早起又東奔西走，孩子也累了，她站在這裡就已經聽到了淺淺的打呼聲。她特意開門查看郁郁側身蜷起的睡姿，盡力不要讓門發出聲音。

闔門，她回到客廳的小桌旁，一盞橘紅的小夜燈，悠悠地把她照成另一隻黑色的人。這個宿舍群真的好安靜，靜到心臟聲都聽得到。黑色的人動作很小心，卻免不了活生生的巨大，趁著她一不注意，拉開兒子的書包拉鍊，將習作簿一本一本抽出來放在地上，雙手捧起鉛筆盒避免發出聲音。它的身手靈活如閃電，一下便把整個書包清了個大半，然後慢慢地從內裏夾層揀出一本密碼日記。與尋常種類不同，這種筆記本必須要在右側十個圓形鈕找到三個設定的卡榫才有辦法開啟。

噠，噠，噠。卡榫的彈跳聲依序響起，好像一座失修的齒輪工程開始運轉，許多畫面浮現在她的腦中。

過去廷哥上班的日子，大多數還是她與郁郁相處的多，一家人這種時候宛若亦敵亦友的緊張關係，為了維繫家的平衡，彼此試探，虛虛實實。但事情往往過於刻意便無法知悉，不經意的卻柳暗花明。

那是一個早晨，她在陽台手洗棉被，電話響了一陣又停了下來。她擦手，想著要回撥，一不小心卻按到了重撥鍵。其實

這本來也是小事一樁，但當她聽見那個女人的聲音時，她的冷汗幾乎是掉出毛孔的。霎時間，一整件濕漉漉的外衣死黏在她的身上，道德家庭自持什麼的，箍住了她的腦袋。

她忙不迭地說打錯了。

昨天廷哥醉的一回家就悶頭呼呼大睡，而她自己也從不用家電撥這支電話。那麼，是郁郁嗎？她最害怕的事還是發生了。她第一時間感覺到非常憤怒，廷哥在她提出離婚後，問她是不是生病了？她也是這樣憤怒的。

身為孩子的父親，他怎麼能出此下策，怎能讓郁郁承受他這個年紀不該承受的？難道廷哥真的希望這個家從此支離破碎嗎？當時她多想立刻打電話給出差的廷哥，用盡一切力氣地咆哮指責。但，她要怎麼開始這個話題呢。

然後她聞到了匱乏。如同廷哥小聲問她：那妳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沒有愛過我，妳是不是沒有能力愛我？身為孩子的父親，他的問法真像小孩。

然後她忽然發現了，真正讓家破碎的，好像是她自己。

記得那時候已經可以看見男孩初顯的喉結，唇緣零碎的鬍鬚更是她幾天就要提醒一次刮掉。她很怕兒子即將就要長成她無法理解的種族，所以她把腦筋動到了兒子的日記本上。

彼時她也是像現在這樣看著眼前的日記發抖。距離那件事已經過了許久，她選擇跟其他人一樣（即使她不知道其他人有誰）將這個秘密封於心底，但是到了這個時間點，她又忽然踉蹌起來，也不知道她的舉動究竟出自於堅定亦或不安。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悄悄將日記闔起，在昏黃的燈光中伸

出手臂的陰影，將其放回書包底層。她將書包內灑滿的筆芯屑清了出來，一一將雜亂的通知單還有學習單摺疊整齊。

洗澡，換上睡衣，睡前她腦海中的最後想到的一件事是晚飯後她跟郁郁一起看的 HBO 電影台，強尼戴普主演的神鬼奇航都重播數十次了，幾部曲輪流上陣，時間簡直像被倒錯了般，死的人突然活了，活的人又已經死了。那樣拙劣的時光沙漏，她雖看著膩，但一旁的男孩看得如此津津有味，她也不禁享受到了幾分樂趣，甚至有點希望電影就這樣不要結束了。

週一清晨她做了早餐給郁郁吃，簡單的培根蛋餅在小小一間房也是香氣濃郁的。陽光尚懶，一切溫良清靜，她帶著兒子前去牽機車。

路上迎面而來一群說笑的女孩，眼看是要往工廠的方向去。她想到之前郁郁曾說，媽妳住的這裡怎麼只有女生，她回答：對啊，這裡限女生住，所以等你長大一點你就不能來了。但看著兒子有些不情願的樣子，她又補充：你是媽的小孩，還是可以來。

送郁郁上學之後，她在路邊用小鏡子化了簡單的妝，往台鳳的方向過去，停在那間外面用壓克力板寫著繡學號、學生制服的小店。

自從她發現了那通電話以後，她彷彿被澆了冷水般不再前來，雖然分居的計畫依然推進著，但與這裡全然無半點關係了。直到這幾天，她才惦記著要來看一看，便送了洋裝來整理。

「張太太很早耶。」女人笑著迎她。

「送孩子去上課完沒什麼事，就先來了。」麗君眼睛眨了

幾下，女人今天沒有縮起頭髮，及肩的黑將其臉部的輪廓襯托得更加明朗。

「真是恰好，要是再晚點，可能要請姑姑拿給妳了。」

女人點了點頭，轉身潛進一堆用塑膠包紙收納的衣服堆取出其中一件。素色的白洋裝色純可人，剪裁秀緻。本來簡樸的袖口縫上了另一層布料，橙果般金黃的縫線兜出幾朵洋氣的花蕊，車縫的技術果然還是好，看不出什麼違和感。

「看看這邊，袖摺我重新整理過了，這樣縫雙層袖比較不會奇怪。我先幫妳燙過，妳要穿以前也可以用熨斗再燙一次。」

麗君接過洋裝，眼神來回端詳，順口說：

「妳剛剛說……妳要出門嗎？」

女人朝門外看了一眼，又把視線轉回麗君身上，輕輕矮下身，略神秘兮兮地說：

「我跟他復合了，他跟我求婚。」

麗君抬頭看向女人，指甲刮過金黃的縫紉線喀喀的響，留了幾個月的指甲被她摳出一點白灰。她咬咬下唇，而後唇線挑起，帶著肉齷輕輕地笑亮了牙。

「妳倒是淡定，要是姑姑知道了，又要唸我，不是不愛嗎，不愛結那個婚幹嘛？」

麗君笑喘了氣，臉色逐漸回歸平靜，她將洋裝抱進了懷裡，輕聲說：

「是啊，沒有愛哪結得了婚，這可是大事呢。」那可不是一張紙結了離了就能改變的事，她頓了頓「什麼時候的事情？」

「就幾個月前，他來找我，順理成章的……啊！」女人將一絲髮尾撩到耳後，在說到幾個月前時她忽然一個激靈「張太

太，說到幾個月，還有件事情。」

「什麼？」

只見女人又轉身潛入那衣服堆，這次則是取出一件荷葉花樣的綾羅連身裙。對女人來說也許很陌生，但對她來說是再熟悉不過了，這是她從前常穿的衣服，但後來嫌其老氣，就沒怎麼穿了，而且。

看著麗君嘴裡含著話又沒說，女人先開了口道：

「真是糟糕，幾個月前有個孩子打電話來，說要媽媽縫衣服。我仔細問了一下才知道是妳兒子，他說補好以後妳去的時候就給妳。」女人說著，歉意地垂下眼臉「恰好那天收衣服的可能不是姑姑，他沒說，偏偏我又忘了，這件裙子就夾在最下面好久，妳後來好像很久沒來吧？前兩天看到妳，我才熊熊想起來。」

麗君噢了一聲，腦袋裡好像多了很多雜訊，卻怎樣也理不清楚。她繼續聽女人說，妳這件裙子怎麼弄的啊，袖口都被剪成這樣了，我已經補得差不多了，只是想妳來的時候比一下妳的手再收針。來，張太太，借一下手。

她把手給了出去。女人襲來的花香露水的味道綿綿地滑過她的靜脈。袖子套在手腕處真像井底望出去的天，針與線擦得很輕，彷彿汗毛沾在皮膚上似的。為了方便她處理，麗君整個人是凝滯的，她的世界好像只有針還會動，穿去引來，幾分幾秒過去了；她忽然想提起昨天的夢來化解這尷尬的氣氛，她夢見一個十八歲的少女跟男友一起去看了場電影，那天有下雨，結束後她們禮貌擁抱各自離去。究竟看了什麼電影，好像也不記得了。只記得電影裡的人也是如針這般遊蕩盤旋。女人整個

人繞到了她身後，將她的手腕枕於其手背，這個天氣果然還是有點悶，汗珠滴了一兩顆吧。她有時候會有很亂的想法，想著針那麼細，線那麼柔，要怎麼包住一個人？此刻她又開始亂想了，看著細弱的針，隱約好像扎到了某個夜裡，一個男孩躲在門的縫隙，看著母親從衣櫃的抽屜摸出一件衣裙，摩挲，像是撫摸一隻動物般摩挲，那必然沒有任何惡意，沒有任何恐懼。男孩看著母親拿起剪刀剪了幾下，而後打開手機又放下，母親的臉真迷惘啊。

針收了，溫熱的呼吸一下消失殆盡。女人說了好，把她找回了現實。

「好了，張太太，衣服我幫妳包起來嗎？」

「啊，等等，我跟妳借個廁所好不好，我想換衣服。」

「好啊，等等要去哪裡嗎？是約會嗎？」女人揚起了眉毛，手指指向櫃檯的另一側走廊「第一間，燈我幫妳開。」

「沒有，就是去辦點事情。」

十點左右，麗君正從裁縫店離去，推門時風鈴禁不住地響，耳邊女人的奉承話殘留，張太太，妳好像比之前更漂亮啦。

她一邊思忖戶政事務所到底哪條路比較近，一邊走到了摩托車旁。三月天總是這樣善變，清晨陽光尚煦，此刻又變天了，傍晚接郁郁的時候記得多帶一件。

舉起手甩了甩袖子，袖口重新拼織的荷葉不經意地圈起了天，陰雲繾綣處，一絲遼遠的光扎了眼，她發動引擎。

小說組 佳作

## 〈袖晴〉評語

李志薈



一場無以名狀的感情風暴，來得突如其然，也去得莫名其妙。《袖晴》就像乍暖還涼的三月天裡的一場風雨，它擾起了一串不可捉摸的心思，也吹散了一對結褵十四年的夫妻。但小說無意描寫夫妻間的情感衝突，反而以含蓄而內斂的方式，細寫了女主人麗君內心的風暴。

小說很適切地傳遞了已婚女性內在幽微而細緻的情感。裁縫店來的新女人，不知怎地擾動了麗君的心湖，那是源自婚姻的倦怠？愛情的疲乏？還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對幸福的想望？這是人類情感裡，永恆難解的一個課題。《袖晴》這篇小說的文字優美，意象經營恰到好處，在所有參賽作品中，它也許不是最具新意的；但卻是形式最完整，完成度頗高的一部作品。

小說組 佳作

囑

騙人小鬼愛阿布是爸笨



## 騙人小鬼愛阿布是爸笨



### 簡歷

這邊可以寫兩百字，我是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藝術碩士、台灣藝術大學影音創作與數位媒體產業博士候選人。不過當兩個小孩的爸爸大玩具才是最重要的事。對了，小孩最近要我把筆名從「騙人小鬼愛阿布」改成「爸笨」，我覺得爸笨這名字很好，大隻弱魚大智若愚，這次沒改到，下次我會記得的，爸笨。不過我倒是希望「騙人小鬼愛阿布」也能繼續下去，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紀念，值得用一輩子來紀念，寫到這邊剛好兩百字。

### 得獎感言

到了一個年紀後的寫作，已沒有自負和囂張，更多的是責任呀。比方這篇是這三年來不斷讀資料、修正語言而來……其實對我來說，寫這樣不好轉拍成戲劇，基本盤上少人閱讀的故事，是想要把過往台灣歷史轉譯出來的一種隱隱難言又自以為是的責任感。非常感謝打狗鳳邑文學獎，這種篇幅的歷史題材，除了放在網誌上已幾乎沒有地方能發表，能印成書根本是天打雷劈的好運！感謝可愛的 SOO 幫我校正語言，感謝媽媽八德吳彭彭在暑假中期幫忙帶了一個月的早上孫，讓作品有機會在這美好的場域發表。我狠喜歡這篇作品，創作歷程以後再寫下來，我總想像這篇《囑》被「谷口治郎」畫成漫畫，內心便無比洶湧，要拍成影視成本太巨大，但漫畫應該不錯，應該要來嘗試看看。

小說組 佳作

● 囑 ●

多年後，每當阿谷回想起身高矮小的大弟，總會在心底冒出阿母親暱叫喚大弟小名「阿國」時的表情。對阿谷來說，阿國和自己是年頭年尾同年生的兄弟，只是兩人雖是同年生，但戰爭年代營養不良，阿國身高足足少上阿谷半顆頭之外，阿國還是個跟屁蟲、愛哭鬼……與最討厭的放屁蟲……

回憶那些年，太平洋戰爭從一九四二年開始火熱，大日本帝國已經打遍亞洲無敵手，不管是腳踏車戰法快速前進的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將軍，徹底征服馬來亞和新加坡，打得英國人落荒而逃，還是本間雅晴中將狠狠踹走在菲律賓馬尼拉的麥克阿瑟，讓美國人狼狽撤退到澳洲去。這幾年的大日本帝國，真是左腳踩踏中國的蔣介石，右腳狠踢鬼畜英米，十分風光。

只不過對身在台灣的人來說，一九四五年的二月春，這些戰爭捷報對才十歲大、身為家中大哥的阿谷來說沒有太多感觸，只有在高雄港區工作的阿爸每次放假回家，坐在藤椅上看新聞紙上印著日本戰功時，阿爸便無比感嘆，戰事已到台灣，美軍常來高雄港口丟炸彈，航運又被封鎖，食物必須配給，身為庶民實在可憐……雖然年紀還小，但阿谷明白阿爸的感嘆，戰功是別人的，飢餓是自己的，但弟弟阿國明明每天只吃蕃薯籤沒吃肉，為什麼能不斷放臭屁——

阿谷瑟縮在床角入睡時總如此思索，這實在太不合理，自己和阿國吃一樣的食物都不放臭屁，阿國沒吃肉怎麼可以放臭屁……

看來阿母肯定還有給阿國偷偷吃好料，才有放屁的材料……

就像此刻，阿谷和大弟阿國一起走在海邊防風林內，木麻黃隨風晃盪之下，前方的阿國彎腰撿拾地上的斷木，就當阿谷的面撲一聲放臭屁，讓身為大哥的他一臉無奈，開口就是臭罵。

「臭屁人莫過來——」阿谷快步與阿國拉開距離，讓阿國十分無奈，肚子脹氣就要放，又不是自己想要，但阿谷哥命令自己不能靠近，就只能就地停下，直到噗噗腹氣放盡之後，看阿谷哥已走到前方幾十公尺處。日本時代，政府在沿海地帶廣植防風林，有將近兩百公尺寬的木麻黃、黃槿或水黃皮，還有進不去的荊棘刺林投……防風林除了防風防砂，平日也是眾人撿柴地，對兩兄弟來說，也不管樹種是什麼，阿母交代，只要能送入灶的就是好柴。

只是寬廣的防風林中，阿國仰頭看高聳的木麻黃樹梢漏下日光，防風林是許多動物棲息處，一隻鷺鷥正拍翅飛起，遮蔽日光閃爍，阿國聽四周風聲呼呼沙沙，樹影彷若鬼影搖晃，阿國一驚怕，趕緊快步追上大哥。

「等我啦——阿兄——等我——」

阿國緊張快步，一腳踩到地上的溼潤青苔而摔跤，懷中枝柴喀啦喀啦落滿地。阿谷走在前方，本不想理會摔慘的阿國，但阿母交代柴不可濕，阿谷趕緊回身跪地撿拾，將長短柴棍撿回懷中。

阿母萬千叮嚀兄弟倆，不論枯木長短，每次去防風林都要帶柴回來，由於需走近兩公里遠才能來到這片防風林，兩兄弟還得更早出門，免得枯枝先被附近孩子撿光。若是地上落下的枯枝撿不夠，阿谷身為大哥，還得仰頭看向樹幹高處有無枯枝，阿谷的身手比阿國矯健許多，先爬上樹幹後，雙手攀著枯枝就往下跳，啪啦一聲將枯枝拉斷，也搖下飛散滿地的黃葉。

兄弟倆沿著防風林走到樹林邊際，站在大樹邊看見遠遠的高屏溪口，鹹鹹海風正迎面襲來，風大得讓兩人都快站不穩，海砂隨著大風成為一道沙牆撲來，吹入兩兄弟口中，兩人連忙吐出口中細沙。阿母說過，若沒有這一大片防風林，海砂會從海邊吹到屋子裡，田裏面的菜都養不活，附近漁塢很快被風沙填滿，人就得餓死。

「阿兄，我真想欲去大海掠魚來食……」阿國看著大海與沙灘，忍不住想跨過界線去到前方。「莫憨啊啦，你袂使過去！」

阿谷趕緊制止阿國這念頭，畢竟海岸是大人口中的禁區，這一年因為戰爭，阿爸阿母叮嚀小孩千萬不要去沙灘邊，要是遇到士兵巡邏，真有可能會被射擊……阿谷與阿國只能站在防風林邊際，望向海面上來去高雄港的大小船艦，儘管航線已被美軍封鎖，能走的大船不多，但對兄弟兩人來說，來回港區的巨大船艦在海平線上輪廓十分清楚，真想靠近看看這些船艦有多大。

「阿爸……就在那邊工作喔，那邊就是高雄。」阿谷轉過

身，沿著船開出的航線方向看去，便知道哪裡是高雄港，阿國眯眼許久，儘管看不出所以然，阿國卻還是用力的看起，彷彿只要不斷的看，就能看到高雄港中阿爸的微小身影。

兄弟倆回到家，將柴薪擺放在大灶旁，隨即在飯桌上一口口喝下細瘦的蕃薯籤粥，明明沒有可咀嚼的硬米和薯塊，但阿谷依然裝作咀嚼模樣，彷彿過年大口吃肉。阿谷順口和阿母說起最近的田間觀察，屋後旱田收成的番薯只有小小膨起的根，像一個消風的汽球。這年頭連蕃薯都長得苦，阿谷回頭看身後乾瘦的阿國，每個孩子都和田裏的細蕃薯一樣，怎麼澆水都長不大。

「阿母，就是因為阮無吃物件……無屎來沃肥，蕃薯才會生這麼小粒。」

聽完阿谷所說後，阿母先是看向弟弟阿國，再看向身旁兩個還在吃奶的弟妹。阿母雙手隨放下碗筷，阿谷本以為阿母要討論肥料事，沒想到阿母右手高舉，隨即啪聲賞阿谷一大巴掌，開口大罵時還噴出米粥到阿谷臉上。

「無吃物件就沒屎好放，這有啥物奇怪——」

半臉熱辣間，阿谷當然明白人沒東西吃，哪來屎尿肥的道理……他只是不能理解阿母為何要落下這一巴掌……讓他滿出眼眶的淚珠摻米湯。

「無肥料……我共你埋入田中作肥料！」

阿母氣憤的瞪著阿谷，食指伸向前，把噴向阿國臉上的米粒刮回來吃掉。

阿谷儘管牙齒打顫，卻只能安靜不應聲，低著頭將眼淚配粥吞。年紀尚小的弟妹睜大眼看向阿谷，弟弟阿國儘管明白阿谷所想，卻只能乖乖不發一語，低下頭吸著米湯。

近日阿爸在高雄港的倉庫管理工作十分忙碌，明明林園距離高雄港也沒多遠，阿爸近日卻因為軍事港區人員管制的緣故，每每超過半個月未得放假，只要阿爸不回家，阿母便要阿谷這個大哥一定要當榜樣，不能說這種「沒東西吃」的喪氣話。

其實阿谷看阿母一邊家務，一邊帶大兩個襁褓中的弟妹，人手不足的狀態下，阿谷當然明白阿母的話語——「長兄就是阿爸」，但阿谷又常想，自己才十歲大，身材如此瘦小，當什麼「阿爸」啊……

阿谷走向水缸邊，看向水面倒影中的臉頰指痕而心傷，阿國走來細聲問起：「阿兄……搨會疼無？」，阿谷只能安靜無語，靜謐間聽見四周蛙聲嘍嘍與蟲聲齊鳴。

阿谷別過頭去，不想讓阿國看見自己充滿臉頰的指印。

※

尋常之日，旱田事忙完後，阿谷阿國兩兄弟倆抱些草料丟給竹棚老母雞，還順手抓隻小蝗蟲給老母雞加菜，盼望老母雞每日下蛋。隨後，阿谷又和阿國去防風林那邊撿樹枝，兩人體型小，抱回的柴火總是兩、三日就用盡，只要有空就得去撿柴。

兩人邊走邊尋柴，今日防風林內沒有多少柴火可撿，總不能將矮木砍斷帶回家。阿谷身為大哥，正無奈無柴薪收成之際，身後阿國又餓又累，竟先放個屁，噗噗之後啜聲高喊。

「阿兄……我想欲呷卵啦……」

阿國竟說想吃蛋，過年過節都不一定能吃到蛋……阿谷聽見阿國的哭聲，阿母那天賞下的巴掌便更加熱辣。

「沒物件吃……嘛不是我害的……」

阿谷些許惱怒，刻意與阿國拉長些距離，以免被哭聲沾染情緒。只是都找沒柴火，兩人愈走愈餓，眼看不能交差時，突然一陣大風吹來，木麻黃樹上一段枯枝便喀啦落下。兩兄弟終於找到落下的枯枝，這才踩斷分成數節，兄弟倆一人抱一把走出防風林準備回家，快走出林間之時，卻看見前方一隊日本士兵列隊走來，數十個軍人身負圓鍬十字鎬，在防風林外的泥路上整隊，面對軍官立正敬禮，聽從任務指令。

「伊佇咧創啥？」阿谷停下腳步等阿國跟來身邊，兩人掩身在灌木叢後只露出兩隻眼，看向準備勞務的日本兵隊。

午後一點半，儘管才二月，南國的陽光已十分毒辣，眾日軍兵士儘管戴著遮陽帽，也無法遮起臉上疲憊，身軀早已被汗水濕透。幾個負責測量的士兵先在地上用木樁打下四個角，隨後用長長的麻線拉出四邊範圍，再讓士兵用鏟子向下挖掘。士兵們圓鍬鏟子鏗鏘鏘鏘在地上撞擊，眾人們一起作業，有人挖掘有人鏟土，有人搬去巨大的石頭，不久後，已在地上挖出三十公分左右的淺坑。

只是對阿谷阿國這兩兄弟來說，這些軍人要挖的坑，竟然接近四米乘六米寬大，這些大人不幹正事，也不種田餵飽肚子，竟然沒事往地下挖大坑？兄弟倆面面相覷，儘管飢餓讓兩人精神不堪，但兩人實在好奇。

「阿兄，伊到底佇咧創啥？」阿國不解問出聲，阿谷趕緊遮住阿國的嘴，但一旁日本士兵聽聲轉頭，發現樹叢後方躲藏兩個小孩，便停下手上的十字鎬轉過身來，用力瞪向草叢這方，兩兄弟倆一看被發現，趕緊連滾帶爬，抱起柴薪從另外方向跑回家。

兩兄弟猶記得阿爸耳提面命，面對警察與軍人要恭敬立正，過往阿爸在家時，要是帶兩兄弟出門去市區，只要路上看到警察或軍人，都會停下注目禮，讓兩兄弟此刻看到嚴肅的軍人便忍不住發顫。



儘管對軍人畏懼，但這防風林外的巨坑對兩人來說實在太稀奇，更何況軍人們一連挖上十來天，終於將這泥路上一排十數個方形大坑全挖深。不只兩兄弟好奇，附近的孩子與農人只要經過，全都跑來附近探頭探腦，偷看軍人挖大坑。

這日，當阿谷和阿國去撿柴時，又忍不住站在一旁樹叢後偷看，等軍人施工休息喝水時，一位日本軍官索性走來這數個孩子面前，本來兄弟倆想逃，但這日本軍人開口喊。「免驚啦，愛看就過來看！」

原來這日本軍官是個台灣人，說起話來十分客氣，讓兩兄弟停下欲奔逃的腳步繼續偷看，只是阿國實在忍不住好奇，馬上開口問起，眼前大坑到底要做什麼，這軍官先伸手比向防風林外的海波浪，再比向前方的深凹土坑。

「若是米國人的戰車對海岸邊開過來，經過防風林後，就會對遮摔落去。」

「戰車？」這是阿谷阿國兩兄弟從未聽過的辭彙，忍不住面面相覷。

「這附近的海邊，只要是米國戰車有可能會開過來的所在，咱坑攏挖便便佇等矣。」

軍官手指比向遠處沙灘，不管是林園還是林邊，這附近

的沙岸後方防風林後都已挖出大坑洞，米國人的戰車要是攻上來，只要開過防風林，想搶灘到馬路上，戰車要不掉在洞內動彈不得，要不在大坑前停下，而被駐地的日軍攻擊。

「戰車是生做啥物款？」阿谷竊竊私語問向阿國，阿國也好奇問向軍人大哥。「阿兄，戰車是會泅水喔？」

對農家孩子來說，只看過載人的軍用卡車，但就是沒看過能過海的「戰車」，海上又為什麼會有米國人進攻，讓孩子實在難以聯想。

「不是啦，戰車袂泅水啦，是船仔載來的……戰車就親像一個大鐵箱仔，腹肚內一枝長長的炮管，碰一聲會發射砲彈。」

「你有看過嗎？」阿國好奇追問，不過這個軍人大哥也只是聳聳肩。「我當然無看過美國的戰車，若是會看到……就慘矣……」

見有軍人能解答，附近幾個孩子都好奇湊上，聽軍官解說後，阿谷便與阿國想像一個巨大的方鐵箱，兩旁有著比小孩還高的巨大牛車輪，從煙囪一樣的砲管中發射砲彈入大海，可以打死大魚，只要大魚浮到岸邊，一個月都有魚肉吃……

當一排十多個土坑都被士兵挖完後，一個個超過五米深的巨大坑洞對孩子來說，就是靠近看也不敢，畢竟阿谷和阿國身

高還不滿一米二，要是真的跌落土坑，只靠自己肯定是爬不回地面。也就是如此，兩兄弟才能理解美國戰車到底有多大，大到需要這麼大的坑，才能摔落一台戰車。

大坑就在防風林附近的泥路上，數天過後，春季的午後大雨嘩啦響，一個個大坑洞隨著雨季連綿的雨量，各自積起二、三十公分的水，再過幾天太陽日照，水不是蒸發就是滲入土內。阿谷和阿國有時路過，都會好奇探望坑底只剩淺淺數公分水面，蜻蜓下卵在水面上，點出許多漣漪。

「毋通過去啦。」阿國好奇想向前看，阿谷趕緊拉起阿國的手，怕他摔落大坑去，誰都救不起。

大坑在此，起初四周大人小孩都不免好奇，但再過數日後大家也就習以為常。隨後雨季到來，濕氣瀰漫田野間，青蛙毫不客氣嘍聲整夜。日前降下的雨水還沒從大坑的土底漏去，便隨即又被大雨補滿。連續數日落雨過去，大坑已裝水七八分滿，變成一個個方形水塘。

往後連續大雨日，家中柴火燒盡又不得補充，阿母深怕沒火可用，趕緊叫喚阿谷和阿國細雨中撿濕柴。兩兄弟快步往前走，卻沒料到走過大坑時，竟然聽見此生最為巨大的蛙鳴。「囀囀——」劇烈蛙聲在坑中彼此交響震盪，音量混合如音箱共鳴放大。阿谷和阿國被這蛙聲驚嚇，起先面面相覷，小心試探前進，靠近到十公尺後便不敢靠近……

「你抔石頭入去看嘍……」阿谷如此說，阿國便站定遠遠丟入石頭，撲通水花一聲響，小小水花濺不出坑，蛙聲突然停下數秒，而後又重新開始其鳴：「嚶嚶嚶——」，聲響比先前更加響亮，兩兄弟不由得想像大坑內有隻極巨大的蛙妖啊，如此一想，阿谷更是不敢靠近，驚的抱著柴火轉身，踉蹌奔逃回家，讓阿國一看也只得大喊。「阿兄，等我啦——」

只不過兩日後天氣放晴，兩人又去防風林撿枯樹枝當柴火時，遠遠看見一個大人在大坑邊拿長竹揮舞，兄弟倆先是愣住，眯眼細看這男子，竟在竹子的尖端綁上釣線，對著大坑垂釣，手起竿落，遠遠看來不知道釣上什麼。

大坑挖沒有幾個月，怎可能有魚可釣，兄弟倆又面面相覷，滿懷柴薪忐忑又好奇，既然有大人在，肯定沒蛙妖吃人，兩兄弟趕緊奔向前去。

「阿伯，你抔咧創啥？」阿谷問。

「你家己看。」阿伯忙垂釣，無暇理會兩個孩子，兩人看有大人在肯定安全，這才靠近先前不敢靠近的大坑，才知曉原來數月過去，每個大水坑中都有百來隻大大小小的青蛙，浮在水面上彼此堆疊，下方似乎還有數不盡的蝌蚪。

阿谷細看向阿伯手上的竹竿釣組，釣線底綁上金屬塊，有重量方便垂底，釣勾上沒有倒勾，刺入蚯蚓後就把釣竿往大洞

下甩，甩下的釣線勾還沒碰到水面，青蛙群便二話不說跳起搶成一團，先搶到蚯蚓的青蛙大嘴一含便上勾，隨即被阿伯抽竿而仰頭拉出坑，青蛙四肢甩動掙扎脫勾，阿伯隨即彎身握起黏膩的青蛙丟入木桶內，木桶中隨即又是青蛙彈跳的咚咚響。

「阿伯……你佇咧釣四腳仔喔？」

阿國追問，阿伯回看兄弟倆一眼，便把身邊這有蓋的木桶傾給他倆看，木板掀開一小角，木桶中密密麻麻的青蛙眼，青蛙一看有縫隙就要逃，小蛙踩上大蛙背就往上跳，阿國趕緊將木蓋推回，隨即又聽到青蛙咚咚撞木板響。

阿伯釣滿一桶虎皮蛙與赤蛙，儘管如此，池中還是滿滿一大坑蛙，真不知這些青蛙吃什麼長大。阿國好奇追問阿伯，阿伯匆忙間拉起釣竿。

「無蟲通吃時，就吃家己人啊。」

「四腳仔要怎麼吃？」阿國又問起阿伯現實問題，阿伯卻收竿，提起木桶準備要走，隨口應答。

「腹內去去，洗乎清氣，就煮來吃矣。」

阿伯提起一桶青蛙便離去，留下阿谷和阿國低頭看大坑，水面上仍有滿滿青蛙在浮泳，一顆顆大眼睛探向天空，這洞實

在太深，青蛙怎麼蹺腿也上不來。

「四腳仔會當食？」阿國問向哥哥阿谷。

「阿母無煮過，我嘛毋知影。」阿谷搖搖頭。

那天回到家，阿谷看著餐桌上的米湯和蕃薯葉，與阿國相視一眼後，阿谷小心翼翼地問起阿母關於青蛙的事，阿母一聽又放下筷子。

「四腳仔袂使食啦，你阿嬤吃了中毒，差一點死去！」

阿母不給家人吃青蛙，只因阿嬤先前吃青蛙差點中毒死掉，只是兄弟倆又回想，鄰里孩子間流傳的知識，不能吃的是身上有疙瘩的蟾蜍啊，只不過阿谷並不想與阿母爭辯，匆忙解釋是聽到鄰居小孩要吃青蛙，並不是自己要吃，免得阿母又打他一巴掌。

只是那幾日，阿谷心底依舊掛念，釣青蛙的阿伯說青蛙可吃，不然阿伯釣那一桶青蛙回去幹麻？如果內臟掏乾淨，洗乾淨又煮好就能吃，為什麼別人可以吃，但自家不能吃？阿谷心底自問自答，走在防風林收拾枯枝，又聽到阿國在後方哭餓。

「阿兄……我腹肚足枵……」

阿谷身為大哥心底忍不住酸楚，家裡真窮，有時連養母雞的鋪墊雜草都要去和人討，甚至要趁天沒亮時去別人家田埂偷割草……加上戰爭時節大家米缸中都無米，總要等阿爸回家帶配給回來才有米……在這樣漫長的飢餓缺乏下，阿谷真想吃看看青蛙是啥滋味，只是兄弟倆沒有釣線和釣勾，戰車大坑又實在太深，要是小孩跌下便根本不可能上來，又怕被阿母發現……

只不過這日清晨時間，阿谷先聽到母雞咯咯聲，睜眼醒來後，才發覺四周青蛙豪邁狂鳴，彷彿青蛙一舉佔領世界，嘔聲混雜雨聲，阿谷馬上意會到今日與前幾日不同，阿谷馬上就翻過身，湊在阿國耳際細聲說起。

「今仔日……咱來去掠四腳仔！」

起床後，兄弟倆與阿母說起要去撿濕柴，等兩人去林間撿好柴火之後，謹慎等細雨暫歇，兩人方才走去戰車大坑附近一看，沒想到靠近才知，大雨數日後，坑中水面只差地面十來公分，許多大青蛙彈跳能力較佳，早已踩在其他蛙背上跳出水面，來到坑邊泥地上亂竄，四處尋找交配的機會。

阿谷與阿國站在草叢泥濘間，看向四周地面都是逃出坑的大蛙，彷彿來到被青蛙進攻包圍的世界，兄弟竟愣住不知該如何，轉頭看向四周小雨瀰瀰視線不清，此時就算阿母出來，也不可能看見彼此身影。兩兄弟終於不再遲疑，相望一眼之後馬上低頭抓起青蛙，沒有水桶能裝蛙也無妨，兄弟倆野地長大，馬上跑去路

邊折根竹條，用石頭敲掉雜枝後，便成為一隻大竹籤，馬上跑回到大坑邊，伸手抓住體態較大的虎皮蛙與赤蛙，手一捏讓黏膩的青蛙開口，竹籤直接插入青蛙大嘴中，再從尾部刺出。

滿地青蛙，兄弟倆沒幾分鐘就串上十來隻，成串青蛙未死透四肢蹬著，兩人貪心不斷來回，一人三、四串便已足夠，再多也提不動。

「來去防風林那邊烘……」阿谷提起蛙串呼喚阿國，兩人快步先去灌溉的溪溝邊準備，水氣氤氳間，阿谷蹲在溪溝邊伸手拿起一片薄頁岩，在路邊大石上敲磨幾回，便用石尖當刀片劃過青蛙的肚皮，薄嫩蛙肚被石尖切破一條線，滿肚粉色內臟隨即流出。青蛙被竹子串過身體，早已體虛不堪，等開腸破肚也無力逃去，一隻隻癱在地上只剩腳跟微微顫動。

不久後，兩兄弟清理完青蛙內臟，洗去蛙身體表的黏液，便快步提著蛙串來到防風林。儘管落雨數日，地上滿是濕柴，但總有樹蔭較密處，兩人躲在一棵大木麻黃下，順手挑選落葉，再將木麻黃的枯黃針葉堆疊成小山。

阿谷摸著口袋，從廚房五斗櫃的抽屜內拿出只剩兩支火柴棒的火柴盒，只有兩支火柴棒，代表生火機會只有兩次，必然一次就要成功，阿谷小心翼翼將褐色火柴頭劃過盒邊的黑粗紙，嚓聲點燃一根火柴棒後，阿谷小心將這飄搖的火苗放置在枯黃草葉上，等待火苗沾染四周枯葉，初生的火焰漲起又消退，



潮濕落葉讓火焰退縮幾回，阿谷屏息許久，深怕鼻息將火苗一股噴熄，直到火勢順利長大，阿谷趕緊覆蓋乾葉，再吹氣助燃，終於將這小小的篝火燒起。

「緊來烘啦！」阿谷與阿國小小雙手將木柴堆上，篝火燒起便不怕熄滅，兩人這才鬆口氣，手邊青蛙已掏好內臟串起，直接拿起青蛙串就在火燄上方烘烤，順便烘乾兄弟倆身上的潮濕水氣，數分鐘過去後，青蛙肉香已四溢，蛙皮下的脂肪在火中加溫而瀰漫出香氣，馬上讓兄弟倆的腹肚滾滾哀鳴，阿國站一旁吞口水，還沒吃下青蛙，便又放出幾個噗噗大臭屁。

早已烤熟的蛙身上冒出滾燙的煙氣，靠近火的那面都已燒焦，冒出平常都不曾聞過的焦香，阿谷趕緊抽起竹串，吹涼後再小心剝開蛙皮，只見一旁阿國被香氣燻得急躁，手指直接觸摸蛙肉，燙得趕緊抽回手。阿國先呼呼吹涼指尖，再小心吹涼烤蛙，只是蛙肉香被吹出，真是讓人愈吹愈心急……此刻兄弟兩人腹聲如咚咚鼓鳴，各自吹涼烤蛙一隻，終於能用指尖觸摸蛙肉，先用指甲捏起蛙皮撕去，這才一口咬下蛙腿肉緩緩咀嚼……

肉，真的是肉，儘管部分蛙皮烤得焦脆帶苦，但蛙肉香實在太可口，阿谷一口口咀嚼蛙肉，索性坐在地上癱住，太久未曾吃到肉的滋味，讓他光是含一塊蛙肉在口中，身體竟激動到發顫，一股淚意無所控制，從眼眶不斷冒起，從下巴滴落地面的枯葉。

弟弟阿國吃下一口蛙肉，一旦嚐到肉味後，阿國再也無法收拾，嘴唇都打顫起來。兩人癱坐地上，囫圇吞棗吃起烤蛙肉，儘管滿屁股沾滿地面雨水，身體也溼冷，卻無法壓抑內心的炙熱，原來光是能吃到肉味，讓舌頭感受脂肪，就能讓眼眶含滿淚珠……

從抓青蛙到準備烤蛙花上半小時，吃掉全部蛙肉卻只用去幾分鐘，蛙肉實在太香甜，就連沾到肉味的竹子都得舔上幾口，好想再吃，但時間有限，必須要抱柴薪回家去。

回家路上，阿谷抱滿懷中濕柴，停下腳步看向阿國。

「有……腹肚痛無？」

「無……」阿國打個飽嗝，口中盡是蛙肉味，腹肚無感，不像阿母所說那麼危險。

回家之前百公尺遠，兩人又深怕被阿母發覺，趕緊放下柴薪後在地上滾著兩圈帶土味，再刻意淋雨沖去身上煙氣，返家後阿母果真沒發覺兩人往外吃過烤蛙肉，畢竟下雨日，所有外頭的工作，不管是田事或撿柴都全身濕，阿母看兄弟兩人回家時全身溼透還帶泥漿，看來肯定是撿柴時跌倒弄得一身濕泥，窮人小孩不可生病，阿母趕緊將兩兄弟全身擦乾，將濕柴堆灶邊烘乾，應該可以再燒三日。

只是阿谷阿國兩人心底還掛念蛙肉香，雨停之夜，床板上兩兄弟襯起透入的月色微光，看向彼此滿足的臉龐，既然肚子沒痛，就肯定可吃，兩兄弟彼此睜眼互看沒說一句話，卻都能明白彼此內心想說的話。而阿谷更沒想到，自己竟躲在涼被中放出屁，噗一聲後，只見阿國捏鼻忍耐打開被子搗風，但對阿谷來說，這可是滿肚蛙肉的奢侈屁氣啊，自己竟第一次不覺得屁臭。

往後的幾日，阿谷與阿國每天主動出去撿柴吃蛙，直接從家中大灶中拿一塊燒紅的木炭，出門前放在竹筒中蓋著，帶到林間時直接倒在枯葉上吹燃火苗，比火柴更實用。兄弟倆就這樣吃上幾天的青蛙，為避免被阿母發現大便多了些，兩人還在防風林內挖個小坑，就排便在其中後埋起，覆蓋落葉湮滅痕跡。

只是隨後放晴的日子，附近孩子隨即發現戰車大坑彷彿青蛙聚寶盆，大家都來抓，甚至有個子高大又通水性的孩子，直接帶竹簍跳下去，用手將大小蛙塞滿竹簍後，上頭孩子再伸下竹竿下來，讓大孩子雙手抓著竹竿，腳踩坑壁爬回地面。兄弟倆遠遠一看別人捕蛙便只能哀嘆，自己只吃上幾次青蛙，就看到這麼多人將青蛙都撈走，甚至還有蛇想來吃蛙，只不過在草叢中探起蛇身一看，見人群洶湧便一溜煙的逃逸，只剩草叢中搖晃的草影。

「唉！若攔有蛇肉通吃就卯死矣——」一個年紀長些的孩子沒抓到蛇直呼可惜，只要有肉能吃毫不浪費，物資缺乏的時代，不管是蛇蛙鳥鼠，抓得到的動物，都將入口中填腹。

數個晴日過去，數個戰車大坑內的青蛙已被撈剩無幾隻，明明聽得見四周的青蛙叫聲，就是去找太費力，不像在大坑邊隨手撈就有，畢竟大家都太飢餓，一有得吃就被吃光。兄弟倆的蛙肉秘密只維持幾回，擔心孩子抓蛙的消息傳給阿母知道，兄弟倆只得低調，當作沒這事發生。

只是阿谷和阿國耳際總是難忘蛙聲，屢屢在旱田耕作時彼此說起。「我攔想欲食四腳仔……」飽食的幸福太難忘，吃完也沒拉肚子，阿母也沒發覺，既然如此，還真想再多吃幾回……

春末夏未至，蟲蛙依然叫得囂，這日大雨後，兄弟倆在路邊割芒草，準備帶回去晒乾給母雞鋪窩，阿國便在他身後說起。

「阿兄，你腹肚佇咧叫……」

明明有幾步距離遠，阿國竟聽見阿谷的腹肚正嚎啕，阿谷將芒草折起，放在地上用腳踩疊製造雜聲，試著覆蓋住自己的腹鳴。

「我想欲吃肉……」阿國又低聲抱怨。「吃四腳仔肉……」

「袂使啦，這馬去掠四腳仔，一定會乎阿母發現。」阿谷扛起芒草對阿國喊起，有下雨才能去填飽腹肚。

回到家後，阿谷卸下滿身芒草，午後天氣終於從陰轉晴，看陽光露出雲縫，田事太多，阿谷便被阿母叫去照料老母雞。

「阿國？」阿母在屋中幾次叫喚，這才發現阿國不見人影，沒在大廳也沒在倉庫。

「阿國覘兜位去？」面對阿母詢問，阿谷搖搖頭，被阿母叫去後便去工作，沒注意阿國有沒有跟來。阿谷這才四處找著阿國，只是心底不盡起疑，會不會阿國先跑去大坑抓青蛙，但阿國是個膽小鬼，沒有他這個大哥作伴，肯定不敢自己一個人去……

但在屋邊找上一小時，阿國依然沒消沒息，阿母返回田事忙累後，躺回床邊掀開衣領，露出雙乳餵起弟妹，一邊碎唸要是阿國回來，肯定要拿竹掃把好好教訓，罰他跪祖先牌位一整天。

身為大哥的阿谷內心不安，時間一算，若是阿國去防風林內烤起鮮嫩蛙肉，早就大吃過癮，阿谷心底哀怨阿國竟不等自己，要是這蛙肉秘密被阿母知曉，便會從此禁止兄弟倆再去抓蛙，這樣算來，阿國可是比自己多吃一次烤青蛙呀，可真是不公平。

「阿母——我去揣伊——」阿谷喊叫著，藉口要去找阿國，先快步跑到近兩公里遠的防風林間去。愈是快步跑著，阿谷心底便愈是飢餓，濃郁的不甘自心底汨汨冒起，阿谷咬牙遠遠看向林間，真的有火燒起的白煙，肯定是阿國——只是當阿谷跑去林間，才發覺是之前看過的日本軍人們在燒落葉，他們先將滿地的落葉集中，隨後在監督下燒去。

「阿兄……你佇咧創啥？」

阿谷這一問才知曉，原來是軍人們避免林間落葉太多，將要進入夏季天乾物燥，可能會在炙日下引發火災，所以先預防性的將落葉集中燒去，沿海防風林的用途可不只是防風，戰爭時也能躲藏軍隊在其中，好迎頭痛擊上岸的美軍，千萬不能受損。

「阿兄……你甘有看到阮小弟？」

匆忙間，阿谷問起先前曾交流過的軍人大哥，但附近小孩眾多，沒人記得阿國是誰。既然阿國不在這裡，阿谷馬上轉身，喘息著跑出防風林，遠遠看見前方大坑處，許多人影看來十分熱鬧，手上還有竹棍往大坑裡面刺，阿弟肯定也湊在人群中抓青蛙。

阿谷從未想過自己能如此跑步，不斷喘息靠近人群，還以為站立的其中一人是阿弟……直到阿谷低頭，才終於看到阿弟——

阿國面部向下，正在大坑的水面上飄浮，手上還緊抓著一根尖細的竹子，一旁人正用竹竿觸碰阿國的背，阿國便在水面冒起陣陣漣漪。

「阿谷啊，已經有人去揣你阿母……」個子高些的大哥先匆忙喚住阿谷，再將竹棍伸下水面，試著將阿國在水面中翻過身來。數小時過去，當大家艱辛的將阿國翻回正面時，阿國整張臉已泡水發白，臉龐發脹……

看在阿谷眼中，阿國原來瘦得不像樣，死後身軀泡水，竟

是阿國看起來最白胖的時候……

沒多久，阿母懷中背著小妹，牽起一歲才學走的小弟來到坑邊，眾人看到阿谷的阿母已經到來，紛紛退開，讓阿母靠近大坑邊。

阿母先是喘息許久，畢竟身上孩子十分沉重，路程又遠，快步走來此處已全身汗濕，真面對阿國的屍身時，阿母沒多半句話，隨即搶過一旁人手上的竹棍，想要將阿弟勾上，但水面此時距離坑口一公尺高，儘管阿國體重輕，卻也無法用這樣系的竹棍將阿國勾上來，阿母便隨即跪地，雙手捧土推回土洞中，彷彿要填平坑洞才能撈回阿國，讓眾人看著也不知道該如何阻止，直到防風林間的軍人們發覺不對勁，跑上前來拉開阿母。

「阿國——」阿母仰頭嚎啕，慌張崩潰間也差點拉著小弟小妹滑跌入坑中，四周人趕緊拉住阿母，免得她真掉入水中。

阿谷身為大哥，看著坑中阿國的發脹屍身，又看著崩潰的阿母失神吼叫，隨即跪坐地上牙齒打顫，明明就快要入夏，阿谷卻全身汗濕冷得發抖，彷彿自己也掉入水洞中，失去氧氣，即將溺斃。

不久後，四周的農家人紛紛來幫忙，有人雙手合十，有人嘴中唸禱，有人在阿母身邊哀悼。附近農家男人紛紛到來後，方才有懂水性的大人跳下水坑，將阿國的身體綁在竹棍上，一

拉一拖送回地面。阿母看躺地不動的阿國眼睛瞪大，只能深吸一口氣，發抖的指尖闔上阿國瞪大的雙眼。

幾個男子抱著阿國屍體，帶回家中旱地上擺放，阿母看躺地不動的阿國，口中只能喃喃。

「攏是命啊……彼當陣我想共你阿弟送人，去滿洲國揣頭路……是你阿爸講……有第二個嬰仔就留在台灣……」

造化如此弄人，當年阿爸曾思索去滿洲國討生活，只是阿母體弱，帶著阿谷就已耗盡心力，所以想將第二胎阿國送人養……只是最後捨不得送走阿國才決定留在台灣，未料阿國在多年後還是離開自己……

或許早明白阿國無緣當自己孩子，當阿母眼淚落盡後，只得冷靜面對後事。窮人家面對如此之事，沒請道士沒招魂，夏日入夜前就得埋葬阿國，免得泡脹的屍身發臭。身為大哥要扛起一家，阿谷便拖著阿國身體，來到家屋後方的旱田角落。阿谷拿起木鏟挖到一尺深便掘得滿身大汗，這深度幾乎就能埋葬自己，儘管腹肚發出鳴聲抗議，但阿谷竟不覺得餓，母子兩人一起將阿國的屍身葬在土坑中，覆土之前，阿國才問起棺材問題，阿母又細聲哀怨。

「有錢人才買得起棺材，咱連飯攏食袂飽……」



阿母罵阿谷不懂事，但這次沒賞他巴掌，只哀怨著低頭落淚，阿谷趕緊把土覆蓋住泡過水的阿國，遮住口鼻再遮住眼睛，至此不見面貌，阿谷只知曉一年後請人撿骨時，阿弟將肉身消盡，化身白骨……

「散食人就係按呢……以後有錢再來請道士超渡你阿弟……」阿母葬完阿國，落淚數滴後，回到家去洗乾淨身軀，失力躺臥床上，掀開衣領以雙乳餵養弟妹。

入夜之際，阿谷回床上看弟妹年紀小，母乳是兩個嬰幼兒少數能吃到的好東西，儘管小弟也已經開始吃米湯與蕃薯籤，若是餓著不滿足，隨即含回阿母的乳頭吸吮乳汁。阿谷在一旁看阿母身軀乾瘦，肋骨節節分明，雙乳垂下時能清楚看見膚下的紫藍色靜脈，靜脈像某種地下生物似的攀爬阿母的乳房，讓阿谷看著便屏息。

阿母欠了欠身，調整好餵養兩個孩子的角度，對阿谷來說，阿母的纖瘦姿態像病弱的動物，他一時間心酸起，忍不住落淚滿床沿……儘管阿國死去多讓人傷懷，但家中並非只有一個孩子，阿母只能一邊餵養孩子，一邊如常叮嚀。

「你要會記得去撿柴，已經無柴通好用矣。」

阿國意外死去，但其他孩子還活著，要活下來就要吃食，這是阿谷第一次明白，原來窮困之家連傷懷的條件都沒有，便

要挺起身子繼續過日子。只是阿谷隔天睡醒，沒看見床邊的阿國，少一個人擠在床邊便頓失暖意……

儘管與阿國有親密的手足之情，但阿谷總在夜底揣想，阿國會不會深夜之時從田間埋葬處爬起……畢竟阿國死得這麼冤屈，他打滑而摔入水坑之時，肯定呼喊過「阿兄救我啊！」，手上握著的尖竹籤卻沒放手……阿國撲騰沉入水下，四周肯定都是青蛙看著他……

阿弟會不會從葬坑之中爬起，濕濡黏膩的在床邊訴說溺水的痛楚與恐慌……

只是阿國喪生帶來的傷懷只有幾天，飢餓便比思念更實際，阿母隔日領到一包救濟白米，儘管倒入米缸後依然只有薄薄一層，但阿谷難得吃到一小碗白米飯，咀嚼口中時心底難受，彷彿阿國以生命換自己一餐飽食，但聞到白米香，卻又彷彿暫時忘卻阿國……

只是幾日過去，阿谷總在獨自撿柴火時回想這個會放臭屁的阿弟，有時走到田路上，只要聞到路邊傳來異味，阿谷便忍不住轉頭，緩緩回身看向後方……最初擔憂阿國化身為鬼的恐懼也漸漸退去，只剩一股比阿國屁氣更濃郁的惆悵，阿谷總在防風林間找柴火時，總是望著大海波浪，忍不住啜泣出聲……

也正因為阿國的死，許多孩子們如今不再靠近戰車坑，或

許是死亡的恐懼，或許是家長訓誡，孩子們紛紛繞路過去。阿谷遠遠站在防風林邊看向大坑，畢竟那是一個裝滿悲傷的水坑，不宜再靠近。

一週過去後，儘管阿國之事已捎人帶給阿爸，但阿爸還沒回來，阿母講要帶弟妹去爸高雄港一趟，與阿爸相聚些許時日，順便帶小妹去市區看病。阿谷知曉阿母此行的任務，便自拍胸脯說：「無要緊，我會照顧我家己。」

阿母替阿谷準備灶鍋中的米粥，能吃上三日，屋角有剛挖起的蕃薯，可以用鍋蒸熟，雞蛋可以吃一顆，其他要給阿母補乳汁。看阿母懷中抱著的小妹，身邊牽一個小弟與自己道別，望向阿母走遠時的背影，或許是因為阿國離世的關係，阿谷心底總思索，阿母會不會也一去不歸，將他留在這荒田邊……

只不過這擔憂來得快去得快，當肚餓又來襲後，阿谷看著鍋內米粥提振些精神，重新思索阿母交代自己的任務，把柴火補滿，母雞餵飽，雞蛋要留下來，只能吃一顆不可再多。

旱田農事忙好後，阿谷想加熱灶鍋內的米粥，但柴火已盡，他只得去找柴火燒。直到這回自己掌控廚房時，阿谷愈來愈理解阿母所說，儘管阿國死後無棺材埋葬，但若能有棺材，阿母肯定也會劈來燒火，取暖煮吃，只因活人比死人重要，這是沒錢人家的現實。

阿谷低頭走去防風林，前方附近鄰居孩子看到他迎面而來，大家驚訝高聲喊：「水鬼的大兄來矣——」，趕緊拉開距離迴避阿谷。

因為阿國掉在坑中溺斃，所以自己也同樣是水鬼瘟神，絕對不可靠近，阿谷又忍不住委屈，只不過感傷過去還是要面對現實，儘管內心惆悵，阿谷還是得撐起身子走過人們盯視的目光，去防風林撿柴。

未到午時，阿谷走在林間，便聽到四處響起青蛙鳴叫。

「嚶——嚶——嚶——」

水氣正盛，青蛙在林間叫得囂，聲響迴響在踏過的碎葉聲中，只是聽著叫聲，阿谷得不太對勁，林蔭之間光影搖晃，眾多青蛙在林間彷彿化身為靈，聲聲叫喚自己。

「阿兄——」

阿谷彷彿聽見阿國呼喚，聲響混雜在林間傳來的各種蛙聲中，阿谷喘息回望，懷抱柴火慌張跑出林間，遠遠看到戰車大坑，竟忍不住雙腳發顫，也不敢踏近土坑一步，心底竟想，或許阿國仍在水坑裡浮沉，整個人半掩在水面中，就如青蛙一樣用半隻眼睛瞪著天……

阿谷轉身快步走回家，但隨即停下腳步，一股念頭卻在心中冒起，這說不定這是阿國留給自己的機會呀——

正因為其他孩子害怕阿國化身水鬼，所以無人敢靠近水坑，水坑之中的青蛙無人撈取，才会有如此狂躁的蛙鳴啊……

阿谷釐清現實，才忐忑的緩步走回大坑，低頭看，水坑內沒有想像中的阿國化身為妖，而是眾多青蛙正密密麻麻在水中浮起落下，彼此腳踏疊背，在水面上往上一跳，撞到土坑壁後徒勞無功落回水中。

阿谷看傻眼，才低頭發現腳邊也有隻大虎皮蛙，頭部膨脹看來有些怪異，阿谷索性低下身眯眼看清，這才發現腳邊這一隻大蛙的口中，竟有隻小青蛙的臉，原來是大蛙一口咬下小蛙卻無法吞下，這景象讓阿谷嚇一跳往後踉蹌一跌，踢著這隻虎皮蛙撲通一聲回水坑。

阿谷恍然大悟，先前垂釣青蛙的阿伯說過青蛙會吃青蛙，最初還以為這是玩笑話，這才知曉母蛙產下的蝌蚪會彼此相吃，成為青蛙後，若是無蟲可吃，也會彼此相吃，坑中的青蛙，就是靠大吃小而活下來。

阿谷突然發覺，青蛙嘔聲叫就像阿國叫喚自己向前，或許阿弟在此溺死，已經化身為大蛙——大喊著「吃我」——阿谷低頭看向滿水坑青蛙鳴響，嗚哇，嘔嘔，呼呼，咕嚕，嘶嘶，

風吹草動混合蛙鳴，再混合自己飢餓的腹鳴，一隻大蛙正在他腳邊反覆撞上，阿谷索性抓起青蛙，看青蛙大大雙眼正看向自己，蛙口開合，看來彷彿在說話。竟然激起阿谷腹鳴咕嚕……

明明還是溜滑的蛙，黏液如鼻涕沾滿手，阿谷心底冒起的死亡恐懼，竟被上回烤蛙時的滿足給驅趕到一乾二淨，阿谷喚起飽食的回憶，口水便滿滿吞下肚，原來自己的饑餓也如一個戰車大坑，雷陣雨也無法填滿其中。

阿谷站立許久，隨即明白飢餓比不安更強悍，他在路邊折根長竹，將最尖端的竹枝折下，成為一米長的刺竹槍。阿谷便站立在坑邊往水坑內隨便刺，一隻大蛙隨即被竹尖穿腹，竹槍一抽，蛙便被拉起，懸空而落坑外草地上。滿滿蛙坑不用多瞄準，阿谷的竹槍效率極佳，一下子便勾上十來隻蛙。

阿谷刺上兩串大蛙來到溝渠邊，只是這次他不用石刀，直接用指甲刺剖青蛙破裂的腹皮，指頭伸入青蛙腹中掏出粉色內臟。儘管只有自己在家，但阿谷思索著，這些青蛙肯定不能帶回家煮，要是被阿母發覺殘存的線索，阿母又要生氣責打他。這次，阿谷回到林間尋找乾枝葉來燒火，掀開落葉一隻褐色樹蛙跳開，不免讓他一驚，或許青蛙都是阿國顯靈，要他別忘卻阿國的存在……

阿谷真的太餓，摸著口袋拿出番仔火，上次燒去的火柴僅剩一根可用，他趕緊蹲下摩擦火柴棒，細心照顧這紅橘火苗成

為篝火。阿谷屏息深怕火焰熄滅，便將處理好的蛙肉插上火堆旁。有隻蛙未死透，腿腳正在火燄旁掙扎，沒多久就傳出肉香，這是脂肪在火燄高溫下的香氣反應，肉味香氣不是米粥或是蕃薯能比，烤火數分鐘後，青蛙已烤得烹香，炙燙的蛙腿肉依然粉嫩，阿谷小心用木片挑去一塊蛙皮，再咬下蛙肉口中咀嚼，讓舌頭感受肉汁在舌尖迸裂的甜美。

只是阿谷一邊吃蛙，一邊又回想阿弟，或許青蛙真是阿國變成——那自己是在吃阿國的肉嗎？阿谷不免回想那隻被大蛙吞下的小蛙，儘管些許不安，但飢餓隨即又驅走不安，蛙肉滋味太豐美，阿谷坐在火光前，吸吮自己沾上蛙肉汁的指頭。

日本士兵說這是讓戰車掉下的大坑，阿谷心底卻想，哪來的米國戰車，會不會戰爭都是騙人的？戰爭是大人的事，但飢餓卻是小孩的事，掉入坑中淹死的也是孩子，人世真不公平啊。

阿谷肚子咕嚕響，入夏前又雨又晴的日子，青蛙與蟬聲齊鳴，阿谷卻突然聽到此生最奇怪的蟬聲，咿鳴——咿鳴——阿谷永遠都無法忘記，那是遠方高雄港區的防空警報，穿過漫長距離而來已變了聲，阿谷最初在林間還以為這是蟬聲，直到阿谷滿口蛙肉，仰頭看到美國轟炸機成群飛過頭頂，轟轟聲響飛往數公里遠的高雄去。

一九四五年的五月三十日，此時此刻的阿谷仰頭髮愣，從防風林的樹冠縫隙看著轟炸機腹，內心怎能不恐懼，但阿谷卻

並沒有逃走，只因火堆邊的烤蛙尚未吃盡，儘管不安，儘管害怕死亡，但阿谷就算要死也要當飽吃鬼——遠方高雄天空中編隊的美軍轟炸機，正落下一顆顆炸彈屁，而阿谷眯著眼，一把抓起竹籤上的烤蛙啃咬，閉上眼感受蛙肉多汁與鮮甜，一張嘴拼命咀嚼個不停。



小說組 佳作

## 〈囑〉評語

陳素芳

### 囑：生存的悲歌

以「飢餓」為主調，演繹戰爭下小老百姓生存的悲歌。因為父親遠赴高雄工作，在家，十歲的阿谷「長兄就是阿爸」，即使陳述事實「無物件吃」，也會被視為喪氣話迎來阿母一記耳光。小一歲的阿國是愛哭鬼、跟屁蟲，在一次撿柴火時兄弟倆第一次吃到久違的肉：青蛙肉。為了滿足飢餓許久的腸胃，一次次瞞著阿母試險……

全文用字節制，以孩子的眼光看戰爭，「從煙囪一樣的砲管中發射砲彈入大海，可以打死大魚，只要大魚浮到岸邊，一個月都有魚肉吃。」沒看到米國戰車，擋戰車的大坑卻害小孩淹死，「戰爭是大人的事，但飢餓卻是小孩的事。」全文無一字控訴，只以青蛙的叫聲「囑」叫響活人比死人重要的年代：「但若能有的棺材，阿母肯定也會劈來燒火，取暖煮吃。」

小說組 總評

## 奇花異果競豔

蔡素芬



小說組本屆的總收件數為一百三十四件，由稿件內容，可看出投稿來源有一部分的海外作品，在各式各樣的題材中，增益了評審對異國異地的所知所解；所有來件，經五位評審第一輪的投票，選出二十三篇進入決賽討論。

這二十三篇都相當有水準，各具特色，如百花園裡的奇花異果各具姿態，形成抉擇的困難度。組成小說的元素相當多，無論是就語言特色、敘事風格、情節安排、人物形象、節奏氛圍、結構形成、主題意識等等來看，每一個元素，若在作品中特別凸顯，都會有可觀處，若能全面兼顧，更是不可多得。在這些作品中，皆有某些元素的突出點，讀來印象深刻，因此硬要選出最後的四篇得獎作，難免陷入一番內心的抉擇交戰。

經評審充分討論，交集意見產生的得獎作，皆有可觀，首獎的〈夏日午后〉記敘午后片刻的理財交談，卻反映了社會存在的經濟問題和個人人生觀，也反諷了理財專業碰上經濟困窘時的不合時宜，對經濟財務的千算萬算，還不如人生

片刻的情感歡愉。午后美妙的小確幸，暫時驅趕經濟的煩惱，確實是個幸福的午后。這篇在第一輪投票並沒有特別顯眼，最後異軍突起拿到小說類的「高雄獎」，應是達到了短篇小說中精簡、主題集中，所敘情感、人生觀得到認同的結果。

另三篇得獎作，〈回家野餐〉含有神秘性，以家族的詭異事件，織就一幅隱晦的家族圖譜，小說所經營的場景細膩，情感卻迷離，而因延伸了想像空間；〈袖晴〉則是以相當細膩的敘述，敘述性傾向的幽深處，想探尋又過其門難以進入，相當節制的情感敘述，反而看出了壓抑的可憫；〈囑〉以二戰時期為背景，敘述因戰爭期間的貧窮飢餓，一對兄弟捕蛙充飢的可憐可怖情境，文字精練生動，結構也相當縝密完整。

而沒有得獎的作品，亦佳作不少，像〈大亨的波斯地毯〉預示元宇宙概念侵入日常生活，掌控未來生活型態的狀況，也相當生動繁複；〈藍瞳的視界〉傳達海域捕魚的海象與人的情感交會；〈婚友社觀察日記〉令人大開眼界的看到在婚友社當釣餌的行業歧角；〈港灣〉生動敘述異國戀結束於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傷害，令人不勝唏噓；其他還有多篇寫到和租屋相關的作品，不但傳遞出年輕人在社會低經濟收入下的居住困境，及因此產生出的情感觀生活觀，也示範了新世代的語彙風格，可以看到新的語言文化正在生成。

可惜得獎作只有四篇，有些好作品無法選進來，得不得獎，有時界限非常模糊，沒得獎的作者不必氣餒，再寫就有機會。也恭喜得獎者，最後勝出是多麼不容易！

## 小說組 會議紀錄

時間：2022年8月15日（一）下午15: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巴代、李志蕾、陳素芳、蔡素芬、蘇偉貞

（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李毓敏、林莉瑄

《聯合文學》雜誌 王聰威、李俐瑩、羅翊禎

紀錄：謝旻恩

###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本次新詩初審 134 件作品，共有 23 件作品入圍，兩票作品二名、一票作品二十一名。委員們共同推舉蔡素芬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巴代（巴）：**首先今年作品的品質很好，我們選到剩餘的二十篇作品都相當好，就更不好判斷誰會得獎了。再來，今年境外的作品沒有往常多，但是水準都挺高的，這大概是國內文學獎中的特別之處，期待境外作品能持續增加。第三點是可以看到大概有許多作品（約三分之一）應該是第一次寫小說，這是很好的現象，有新手進到寫小說的環境裡，對小說的發展很有幫助。那我還是按照在其他地方挑選的習慣，我會挑選題材特殊、內容趣味、能夠推進小說發展的作品進行推舉，即使這些作品未必是最好的作品。

李志薔（李）：因為量有點大，其實我今年選出來的二十幾篇很多也在這個初選名單上，但整體而言沒有我非常滿意或認為一定會得獎的作品，這件事可以反映在老師們在挑選作品時出現的分歧上。我覺得今年沒有像往年題材那麼多元，也沒有在小說的形式、美學、完成度上有表現出定會獲獎的狀況。這次我試著選了幾篇不同的題材背景，有講元宇宙、馬來西亞官商勾結、也有相對傳統的主題、白色恐怖。可能題材太老或形式上不太特別的作品我在初選階段就會跳過。題外話，我原本以為〈袖晴〉會有很多人選，所以就不特別勾他了，但卻只有一票，這個作品是我覺得相比整體而言精準度相當好的一篇。

蔡素芬（蔡）：只要有一票就會有希望的。

陳素芳（陳）：其實這次作品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都扣緊高雄地區，也反映了年輕人的現況，或現在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比如居住議題。但我在看的時候會希望作品能把故事和事件講好，以及情節事件是否觸動、是否有所指涉，如果只是把故事講完是不夠的。有些作品很像散文，以散文的手法寫小說不是不可以，只是說呈現的情境、想表達的是否可以打動讀者，甚至有些作品直接在文字中加批判和感想，這種作品我會排斥在外。有時寫小說不能自己跳出來講問題和提意見，這樣不夠好，這些是我在看作品時會留意的部分，倒是合理不合理不一定是關鍵，高明的作者反而能將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

蘇偉貞（蘇）：這次的作品既傳統也創意、既寫實也虛構、既在地也跨國，過去我也有參與其他地方文學獎，但這次高雄文學獎裡面能夠看見突出的城市性，這是有別於其他城市文學獎的部分。我看重的部分有三：第一是文章完整性、第二個是在文字墮落的現今，我會回過頭來重視文字敘事能力、第三個是因為這次只選五篇，我會想留更多選擇的空間出來，所以我把自己想選，但認為其他委員會選的幾篇空出來，給其他委員選擇，以上是我自己在初選上有些心虛同時較堅持的部分。

蔡素芬（蔡）：綜觀今年作品我認為蠻不好選的，選擇這五篇時斟酌了很久。難選之處在於，蠻多篇都有不同角度的好看，面對新鮮題材會想看作者用什麼想法書寫、是否創新、是否有短篇小說的自覺。碰到舊的題材想看作者如何翻新、是否有新的觀點。在這麼多作品中會看到不同優缺點。有些作品的語言帶給我新的體驗，但寫得很冗長，作者應思考是否有辦法精簡，長短篇小說應該有所區別，短篇小說我希望著重於精簡而強力的感受性。很多作品很擅長冗長的敘述，訴說一生、訴說一整個家族的過往，在一萬多字的篇幅裡寫很多東西，但我認為在有限篇幅裡只寫一個點，這也是少見且厲害的作品，有著不同的厲害之處，整體來說閱讀這次文學獎是非常愉快的。

經過討論，兩篇兩票的保送，分別為〈大亨的波斯地毯〉、〈婚

友社觀察日記〉，針對其他二十一篇若有其他評審覆議或堅持保留則納入第二輪的討論。

第二輪共有 14 篇進入第二輪討論。

票數	作品名稱	投票評審
兩票	大亨的波斯地毯	蔡素芬、李志蕃
	婚友社觀察日記	巴代、陳素芳
一票 (覆議、保留則進入討論)	袖晴	蔡素芬、(李志蕃)
	爺爺和我說	陳素芳、(蘇偉貞)
	藍瞳的世界	(巴代)、蔡素芬、 (陳素芳)
	港灣	(李志蕃)、(陳素芳)、 蘇偉貞
	入坑	巴代、(蘇偉貞)
	嚶	蔡素芬、(陳素芳)
	家人自用請退租	(李志蕃)、蘇偉貞
	追蹤者	(巴代)、李志蕃
	走向南方的八尺大人	巴代
	夏日午後	陳素芳、(巴代)
	回家野餐	蘇偉貞
	aiyan	巴代

### 〈大亨的波斯地毯〉

**李：**這一篇題材為元宇宙，很有新意，剛好我目前工作上也在接觸這個，我認為元宇宙早晚會進到文學的領域。作者設計了底層公寓和元宇宙的對照，這是相當有趣的，因為寫手能力的關係，設計上的痕跡有些太過商業，這是不太喜歡的部分。另一點是這個故事從一開頭如何找房子、為何找房子並進入元宇宙，我覺得如果剛開始直接切入元宇宙的主題去也許會比較精彩，比較多議題可以討論，他所設計外在的世界不是太合理，但在題材方面的確是有趣、新鮮的題材。

**蔡：**最後二十幾篇談到租房子有三篇，這篇相當豐富，把元宇宙的概念精準的放進來，因為有人預測未來新人類就會生活在元宇宙中，而作者擴大這個部分，先讓我們有一個圖像，即是沈迷在元宇宙裡面，預示了生活狀態會過度耽溺等狀況。作者應是嫻熟於創作，文本整體戲劇化、節奏很快，也很會設計橋段，女房東變成虛擬世界的金主帶有嘲諷性，傳遞了虛擬世界和現實中的許多交集，或是有不可思議的情節發生，作者以強烈的方式反應未來的元宇宙生活。這是蠻不錯的題材發揮，只是有點像是娛樂片以情節取勝，給我們比較重的故事性。

**巴：**我覺得這篇的敗筆在第一頁，如李志蕃老師說的其實可以直接進到元宇宙，文本中對租屋處細節的描繪很細緻，描述的虛擬世界非常吸引我，特別是其中參雜許多現實虛擬之間的連結，比如探討人心逃避現實的情緒。所以作者若能夠



在首頁直接進入實際在租屋處或元宇宙的世界就會不錯。另外我也同意蔡素芬老師所說，作者應是寫作經驗的老手了。

**蘇：**我反而排斥作者的設計感和戲劇性，太二元了，把一切納入一個二元的思考中，這裡面設定太類型化，比如長髮女孩的女主角，第二次出現後她的作用就不清楚了。房東在現實世界中如此醜陋，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存在，但他怎麼可能一躍成為縱橫異次元角色？這是比較難說服我的，戲劇性的創造有些刻意，所以我沒有選擇這篇。

**陳：**其實這篇我一直很猶豫，它是結構很完整的作品，確實如蘇偉貞老師說的設計性很強，每個角色出來都會扣得很緊，但我沒有偏好這類型的小說，讓我覺得人生缺乏希望，這是我個人、我們古人的問題。但以小說技巧來說是很完整的作品。因為作者善於設計情節，前段媽媽叫主角找房子，延伸到後來因都更在故事後運用那筆錢，確實是一篇設計豐富的作品；但經過設計後的情節可能會帶來如偉貞老師說的刻意，不過以小說來說很完整。

#### 〈婚友社觀察日記〉

**巴：**我非常喜歡這一篇，一方面描述女主角在現實生活環境的不堪，與過往經驗環境交疊，描寫案例相當豐富且鮮活生動，我甚至都懷疑她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經驗，不然從我簡單的腦袋是無法想像婚友社會這麼多元，作者的佈局也是綿密

交織、題材新穎、調度流暢，文筆很好。

**陳：**我覺得敘述上反映了女性在租屋的狀況，而這次初選也有很多篇文章在討論租屋問題。作者文筆犀利，諷刺男女交友狀況很到位。整篇文章的題材特殊，在場景描寫上，如女主角的出場也寫得很好，全文一氣呵成。只是文本中寫到母親和他的關係有些隱晦不清，當然也不需要寫得太清楚，似乎可以感覺到她在童年時碰到性侵之類的事情，描寫這樣的陰影應該在前述就有伏筆，再以後面故事帶出，才能讓讀者感受到角色冷嘲熱諷的性格應該和這些經驗息息相關，否則在後半段的處理上會有些突兀，但仍是文筆犀利、一氣呵成。

**蔡：**這篇筆法細膩、有一種社會寫實感，雖然我對題材沒有經驗，但竟然有這種在婚友社當釣餌的情節，也讓我開了眼界。但我覺得為了寫這樣的題材，硬要用性侵情節，寫到母親的男友粉碎了她，但這種心理創傷和去婚友社當釣餌的關連性為何？文本將母女關係以及主角和母親男友過去有身體上不好的經驗，與她從事釣餌這件事連結我認為反倒落入俗套，有很多小說談論這種母女關係的破壞，來自和母親男朋友怎麼樣子的過去……

**蘇：**她基本上是在講受到性侵的故事。主角是代課老師，訴諸這種徵友活動想建立一個美好家庭，但訴諸這種形式是不可能得到她想要的。但文本中的種種勉強在於作者太套用公式了。

### 〈袖晴〉

**蔡：**這篇前段文字有些刻意使用雕琢的形容，但中間以後就有了味道，主要談內在的同志傾向，情節演進同時解答了角色在婚姻裡的不舒服，明明先生對他那麼好卻無法維持婚姻，源自她對年輕裁縫師的在意，可能是暗戀卻又不明講暗戀的心緒，作者寫得很含蓄，相當的節制。

**李：**雖然這篇作品的題材上沒有那麼創新，但文本中談及已婚女人的心思、被吸引，進而引發的內心風暴；雖然題材不新，我卻非常欣賞這一篇，在所有篇章裡面，它是將幽微細緻的情感表達最好的一篇，在完整性上做到非常好的鋪排。在這些作品中是我蠻欣賞的一篇。

**巴：**主角的行為特別有趣，原本平平淡淡的，但卻因為一通電話湧起醋意，主角心境有了變化，才會前往裁縫店應徵工作，看到這裡便很有意思了，讓讀者不禁想「她到底是吃誰的醋？」是主角懷疑先生和她喜歡的女生有問題嗎？但因為這種突如其來的醋勁，反倒凸顯了感情的糾結，這篇作品整體來講很優質。我在看這篇的時候，自己突然也有吃醋的感覺，太投入了。

**蘇：**這篇寫得含蓄，但含蓄之餘會感覺模糊，有些情緒是作者掌握不住的，在寫曖昧的同志情感上不夠準確，對這篇來說是蠻大的傷害。另外就是地理位置的移動，文本中也寫到

青春期的嚮往，但角色現在住的地方和以前住的地方，地理位置移動蠻失準的，此外作品整體寫得太曖昧而瑣碎，尤其丈夫那一段我無法理解，文本中無法說明角色對丈夫的那種性冷感，卻又從中帶來性滿足，在這麼短的小說裡頭，這個情節非常關鍵，卻處理的讓人不解。

**蔡：**我反而認為那是作者沒有說破的部分，沒有直說主角對於和異性婚姻很乏味，側重在主角心裡躲著一個年輕的女裁縫師，但卻又不願意面對，可又想看到她、聽她講話的浮動的心境。

**陳：**我自己很喜歡文本氛圍的掌握，但給我的說服力不夠，我覺得如果女裁縫師先出現在敘述中、或是女裁縫師出現時有一點情感跡象時，主角回到這段婚姻中，會比較有感覺。可能我自己比較簡單、生活單純，但這種情節對我而言比較能理解。在程序上應該讓我感覺到女裁縫的出現讓她覺醒，至少觸發一點點，不過文字與描述細節、氣氛非常好，我蠻喜歡的。

### 〈爺爺和我說〉

**陳：**剛開始我非常喜歡這一篇，但後來又沒那麼喜歡了，作者把爺爺寫得很生動，特別是麻將、說謊話的情節，我比較不滿意的是海的意象，為何前面要加一句古文？但整體來說還是扣得很緊，包括爺爺這個角色，在爺爺過世以後奶奶把

他的所有東西翻出來，這裡就有寫出那個時代的感覺。整體人物描寫完整，包括陪爺爺去還願時情節又回扣到海的意象上很好，但有時候寫海多了反而顯得濫情，若把寫海的比例降低會更均衡。

**蘇：**這篇主題離不開山與海，文中有一個重要的術語是打牌裡的「海底撈」，通篇充滿海底撈的隱喻，所有情節其實都埋藏在海裡。這件事讓我想到一部電影《大智若魚》，裡面有個男主角充滿戲劇性的故事，後來觀眾才發現原來一切都是真的，回過頭來看這篇作品裡頭，爺爺去沙烏地阿拉伯、勞力士錶的劇情都是真的，虛實交雜，構成並回溯了爺爺的真性情。另外，角色、地理位置的背景緊扣主題，會不會說日文的情節蠻有趣的。

**巴：**我補充一個大部分小說不會提到的特點：檳榔。傳統中南部的原住民提親時，會有整束檳榔帶去提親，這是在其他小說鮮少提到的，我特別喜歡這個部分。

**李：**在這樣故事裡，關於爺爺講古的真偽我會比較嚴苛，這種情節需要歷史與人性的辯證。大部分講古的情節描述非常瑣碎、有些帶有傳奇色彩，但我又無法從中了解具體的意義，我比較難進入這篇小說裡。

**蔡：**這篇就是寫爺爺的故事，但卻透過孩童的角度，我覺得

好像也可以直接寫這個角色。另外以短篇小說來說內容太多，這應該是長篇的小說，很難在短篇中聚焦主要事件。

### 〈藍瞳的世界〉

**蔡：**這篇在高雄的地理背景下，能寫到海與南方會讓我更深入的看這篇作品。在結構上本身經過作者設計，但也很用心思考怎麼寫這四個男人與女人的故事。這篇小說有比較俚俗的部分，像從女性角色上製造視覺上的女性物化和嚮往，男性去捕魚的情節設計也是為了討好雅欣。文中描寫捕龍膽石斑的過程，海上的內容寫得很靈活，我還特別去查膠筏有幾種，我原本知道的膠筏沒有作者寫的複雜，才發現原來台灣有這種有船艙的膠筏，在小說中對於海相、捕魚、碰到珊瑚礁很怕遭逢意外的描寫很詳實，說明作者有做一番研究，能夠這麼詳盡描繪海上的狀況蠻難得的。

**陳：**這篇作品描寫了許多季節、海相的元素，非常精彩。情節發展很有意思，但故事有點太勵志了，反而感覺不夠真情，但確實是有意思的故事。

**李：**關於農業、漁業的知識，這篇的田調和經驗都很好。但從小說的美學來談，作者在處理這樣故事時，似乎落到尷尬的情境，在寫實與非寫實之間，女人游移在四個男人之間，這些有趣的情節有點跳脫寫實，後半文本中描述女生想開蜜蜂車去環島時又進入寫實的描述，我認為在調性與美學上有

很大的斷裂。還有本篇篇名為〈藍瞳的世界〉，文本用數字去做分段標題，我一直搞不懂作者的用意，對我來說最大問題在於調性上並不一致，我覺得作者對於他想要設計的故事沒有拿捏得很精準。

蘇：部分描述有點物化女性了，對雅欣這個角色的形容有些露骨，同時這個角色沒有其他更深層的意涵，作者花非常多篇幅描寫芒果園、四個男人對雅欣虎視眈眈的情節，很難構成標題中所說〈藍瞳的世界〉形象中海的共同視野。

李：還有一個邏輯的部份，我不太懂雅欣的動機是什麼？為什麼要去拯救和她沒有利害關係的四個墮落的男人？

蘇：如果調性一致就還算合理，但裡面又突然插入一個非常哲學性的對話橋段，和原本的調性格格不入。

### 〈港灣〉

蘇：在所有作品中此篇在敘事與人物塑造上很出色，緩緩道來一個陰差陽錯男方因疫情過世而無法結合的故事，但整個過程描述中不帶悲傷，這是我蠻肯定的地方。作者寫異國戀情，從巴拿馬、上海到台北，城市足跡從角色的回憶一一帶出來各城市的特色，從中睹物思人，尤其這兩個人——台灣女性和西班牙男性之間單純的角色塑造很吸引人，西班牙男人甚至只帶一個登機箱、女子只有一件基本的黑色禮服來應對所有場合，寫出了單一的複雜性。

●

**李：**主題看來是異國戀情，但作者將其處理得像現今台灣這樣國際化的地方會發生的事情，看似單純的異國愛情故事，卻處理得不落俗套，非常難得，沒有落入傷春悲秋的情境，這是我欣賞的地方。當初我沒有選是認為在文學性上稍弱了一點，但故事與人物塑造能彌補這個缺點。

**陳：**我當初在猶豫的是如果這篇寫成散文會很好，小說比較少以追憶味蓄的方式發展劇情，小說的氛圍很平靜，看到後面才知道這是一篇悼念之旅。

**蔡：**這篇很有記憶點，寫得很順，表現出兩個人處理事情的態度與人生觀。其中女性的工作很神秘，似乎是外交體系的人，她一直不透露，但又可以遊走他國，故事本身就有迷人的部分。但因為寫得很順，會比較像是散文，文字相當精簡。

### 〈入坑〉

**巴：**這篇調性冷靜，作者設計錘子這個角色的出現，隨著故事推展的行徑就是完全的算計，到最後我們才知道槌子的目的是要取代租房者取得這個租屋處，呼應了入坑這個題目，這是巧妙而不著痕跡的設計性。

**蘇：**這篇描寫租房子的話術。錘子是主要角色，因為他爸爸是演員，所以他選擇話劇中的道具槌子當作名字，這具有象徵意味的，但故事發展到後來，會不清楚錘子指涉的意義



為何？是單純錘一個坑嗎？象徵的部分沒有發展好，但我對單一的敘事、主角寄生於不同物質當中的情節感到著迷，其實有些章節可以多描述一些，槌子如何是寄生於物質、人身上，甚至最後峰迴路轉寄生在原來的房間裡頭。這篇最讓我震驚的是大家都處在生活困難、沒輒了的窘境，但最後卻似乎沒有人受傷，這些角色很淡然地活著，如同現代人的生活狀態，讓我感到悵然。

**蔡：**後半段我懷著很大的疑問，錘子帶著新的女孩子來租屋，準備寄生。這個新來的女孩子怎麼沒有拿錘子錘他？

**巴：**因為她本來就想跟錘子分手，要注意的是他的租屋過程都是爾虞我詐，有時拉低房價、有時又把房價提高。錘子這個角色就是一直躲躲躲，扮豬吃老虎，到處寄生找新的女生，在最後都把他們取代掉，情節設計的非常冷靜。

#### 〈囑〉

**蔡：**這篇寫二戰故事，時代設定有點老，過往也有許多歷史小說在處理這些故事，但作者描寫兩個兄弟的貧窮飢餓，形象與事件過程很精煉、緊密，非常有意識的一步一步經營文末飢餓造成的悲劇結局，最後也留下餘韻。

**陳：**這篇我重看後很喜歡。講二戰時代與飢餓場景寫得很好，最震撼的是在弟弟死後主角又重回這個地方，描寫得非常恐怖。前

面當然也很打動人心，但帶給我的震撼還是在最後面，寫得很好。

**李：**我其實也很欣賞這篇，作者談飢餓戰勝死亡恐懼經營得特別好，尤其結尾的收尾很有力，但以小說美學來說，敘事太直白，這是我比較過不去的地方。另外前段描寫日治時代有點太囉唆，我覺得可以直接從時代進去展開情節，可以更深刻的談故事本身。

#### 〈家人自用請退租〉

**蘇：**描寫台積電的大企業進入城市後，如何影響城市生態的故事，正是現在進行式，從文本中能看到預言性。相比〈大亨的波斯地毯〉、〈入坑〉這樣寫租屋的作品，我更喜歡這一篇，角色塑造內在與外在形式非常吻合，描述主角的平價生活，再對比其他人吃高檔食物，兩相對照之下，老婆在這樣的變局中，竟可以爭取到三個月房租的補償，這看上去是很正向的事情，實際卻充滿黑色幽默的悵然感。作者描述平民在艱難的生活中對抗的方式，比如他們搬到市區的邊緣住，每天經過市區的中心，穿過整個高雄，眼看市區中心的發展，卻完全與他們無關，這段描寫十分令人動容。另一描寫主角和朋友喝酒情節，從以前喝啤酒到現在改喝米酒，這個轉換非常傳神，以及文中那句「真想要去 GG 電放炸彈」，我想這是很多連租房子都租不起的人的心聲，體現了小人物的悲歌，他們也有他們應對的方式，少了〈入坑〉的爾虞我詐，卻從中看見更人性的哀傷。

●

**蔡：**這些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年輕人對議題的看法，他們有自己使用的語言與文化。但是文本中想要反映企業入駐、房價變高了的議題，我覺得指涉的太單一、太明確了，想法過度單純，每件事情都有其好壞。對租房族來說房價變高是一種負擔，但對有房子的人而言房子反倒增值了，對鎮上來說帶動了就業人口的成長，對政府而言則增加了稅收，因此深入探討企業來到小鎮的問題能夠有更複雜、多面的思考，作者卻簡化成夫妻租房子的層面。另外為了描寫企業引起房價高漲的問題，作者把這兩個夫妻寫得特別貧窮，他們沒有小孩，夫妻也都有工作，再怎麼窮，就算只是最低工資，有時也是可以有一些高額消費的，不至於像小說裡面描述的情況那麼悲慘。

**李：**作者在嘲諷地皮、租屋、期售現象時確實把議題鮮明的點出，但我也同意他在議題說明上稍嫌單薄了。同樣的議題與結構下，他可以挖掘得更深，或是在嘲諷的技巧上能表現得更好，比如作品聚焦的只有夫妻兩人，其實可以在房東、接觸的人的形象有更多著墨，各式人物的形象鮮活起來，能讓讀者品味更多深刻的面向。

**巴：**感覺寫作者的年齡不年長，可能社會經驗不多，像蔡素芬老師提到的，他可能不在這個生活圈當中，如果作品能夠多著墨在租屋者的無奈或賦予租屋業者更鮮明的層次，那作品的體悟可以更深刻。

### 〈走向南方的八尺大人〉

**巴：**這篇題材特殊，帶有公路小說味道的奇幻故事。我要特別強調除了很有趣外，這不是一篇寫作技巧很高的小說，但是我想提及的是這幾年台灣文學館一直有辦一些活動，有許多鬼魂文化的整理，但我們本土都沒有形成現象級的妖怪；剛好這一篇作者就提出了看法，可能是因為在找出本土的妖怪時，侷限於地方史的整理，不像日本的妖怪，八尺大人是2008年出現的妖怪，當時席捲整個影視業，但我們思考妖怪的方式和日本有所不同，再往回看本土妖怪，比如林投姐或是背後已有歷史意涵的妖怪，可能成為雙面刃，回過頭來反噬妖怪本身存在的文化歷史意涵。文本後面提到八尺大人撲向排灣族小孩，暗示台灣的妖怪，是不是可以從原住民族的口傳傳出，像是很多人要談妖怪，就會找我去湊熱鬧，作者可能也在傳達一個意思是：我們可以把妖怪的概念直接引用到原住民口傳的神鬼意涵，可以創造比較現象級的妖怪。我把這一篇點出來不是他寫得多好，而是點出了台灣談妖怪文學時面臨到的困境。

**陳：**我覺得他的議題很好，可是用小說來表現好像不太對，顯得尺寸不合。

**巴：**小說裡是提到這個意涵，提到八尺大人在台灣可能帶來的生機。不過他在小說裡點到的問題，應該不是小說要解決的問題，小說帶出問題，能否引發後續的討論，這種企圖是好的。

蔡：我覺得蠻精彩好看，希望有多一些好看的鬼故事，但不知為何後面一定要設定為排灣族少年。

蘇：可能是要回到初始、怪談的開始。

### 〈追蹤者〉

李：這一篇題材也很特殊，談女主角跟著先生與小孩到國外生活，到我們不太熟悉的俄羅斯世界，同樣觸及到留居其他國家工作的台灣裔族群，透過網紅現象，彼此追蹤、支援、撐起了社群，我覺得這算現在正在發展進入台灣視野的故事型態，此篇涉及的題材很新鮮：FB、IG、網紅生態是可以拿出來討論的議題。

巴：〈追蹤者〉裡描述在國外生活、寫部落格、相互追逐的事情其實是很早就有的現象，早在臉書出來前，我會在部落格平台看到一些分享文章，很多朋友在國外想了解一個地方時，他們就會去翻閱找尋先前的分享，讓我們可以在理解這個地方產生更大的連結。這篇就是從這個行為出發，主角對特定議題陌生，於是追蹤新的網頁，最後變成網紅，作品呈現網路世界的鏈結性。它是不是很好的小說呢？倒也難說，但也娓娓道出角色生活的細節。

### 〈夏日午後〉

陳：其實我原本想要放棄了，可是巴代想要把這篇救回來。

當初選擇它是覺得這篇算是完整的呈現年輕人或是原住民的視角，探討都會、上班、生存、工作、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態度。但沒有更深層的描述，劇情的設計上有點刻意，主角是原住民、餐廳小妹和廚師也剛好都是原住民，雖然也有可能是很多原住民剛好到這裡來工作，但還是有些刻意設計的感覺。當然小說諷刺性很強，體現現代年輕人變成魯蛇的態度，是不錯的小品，但僅此而已。

**巴：**我雖然開玩笑的說文本設定了「蔡素芬」這個角色，和蔡素芬老師同名，所以一定要選，但其實這篇我本來想放棄了，不過我還是想幫作品說兩句爭取票數，文本描述理財公司聯絡到主角，到他工作附近的餐廳談事情，因為主角曾經在公司上班，也想規劃理財投資，不過作者非常調皮，在情節設計中透過非常原住民式的技法逗弄理財公司的蔡小姐，像是雖然拒絕，但又想讓蔡小姐說幾句；作品敘述雖然嘲弄，但後段帶著窩心，以一個長者的角度看待來到城市工作辛苦的原住民同胞。

**李：**這篇有我非常激賞的部分，它是一個原住民和漢人資本主義價值的衝突與對立，作者以反諷與喜感的方式呈現這種衝突。一個保險理財公司設計的問卷碰上原住民，他完全沒有一個問題能按照公司期待的邏輯回答，因為問題背後的價值觀和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落差極大，使得投資理財問卷顯得荒謬無效，這點我相當激賞，最後廁所的神來一筆也

很有趣。不過這一篇讓我猶豫的是，不知是作者太老練還是太年輕，他在處理議題、架構上是不是有其他方式，能讓架構再穩一點、想傳達的事再深刻一點。

**蔡：**就李志薈老師剛才的說法，作者只是要點出這是一個夏日午後，並沒有要很大的格局，就理財員的問卷帶出男主角的人生觀、經濟觀。但其實不是只有原住民剛出社會是月薪三萬，很多人工作剛開始兩萬七、八，三萬上下都有，如果在外縣市要付房租根本所剩無幾，只能過著透支人生。作者透過這篇小說在說這個概念——「理財公司能幫我理什麼財？我的薪水就這麼多，光吃都不用，要不吃不喝多久，六十歲以後才能享受我每個月入十萬以上，那過程中我死了怎麼辦？」文本中間就講到一種很實際的經濟觀，理財顧問公司那套和真實人生不一定吻合。後半提到雖然經濟拮据，但還有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溫度，餐館的小女孩、廚師純粹的關心、意外撞見廚師和小女孩高興度過的下午，這一切都是夏日午後的溫暖，但這篇和其他篇作品比起來想表現的東西就比較單純一些。

**蘇：**這篇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文本中裝作若無其事卻心理有數的反轟炸、反欺詐。另外顧問公司把推銷這件事包裝成「中英合作的免費理財」，這就十分嘲諷了，主角月薪只有三萬，但蔡小姐仍然煞有介事地要幫他理財，就是要把他榨乾。最後小說提出一切都是夏日午後的轟炸與反欺詐間的對偶。這

篇我個人認為作者很厲害，我們讀者一看就知道她是騙子嘛，但作者可以若無其事地把故事繼續發展下去，並發展成一個深刻的人生歷程，我其實個人蠻喜歡這篇的。

蔡：越講這篇越有希望了。

### 〈回家野餐〉

蘇：這是篇不易閱讀的小說，初看很難明白者究竟在表現什麼，讀這篇小說讓我聯想到博爾赫斯的〈環形廢墟〉，環形蝸牛狀的花園廢墟被時間遺忘與扭曲的記憶。在閱讀這篇小說時彷彿看到童偉格的《西北雨》中「一切皆亡」的狀態，在虛實交錯的家族故事中處處充滿隱喻，如果我們將舊村子的底部看成一個死亡的廢墟，在这一切場景裡的人物，包括姊姊、爺爺、奶奶都存在著，從故事開頭「像我們一開始就在這裡了」展開的敘事便較能明白一切其實早給出定調，小說中主角在「九歲那年就沒有再長高了」，而一些敘事則發生「在我還在長的時候」，同而不同的時間軸對倒，我們或許找不到敘事中真正的現實，卻可以將這種狀態視為時間持續向前位移造成存在與不存空間並行，對照出此刻與過去世界的交錯，於是他進入一種迷宮似的永不終結的夢境，在這個夢境裡，只有死亡不會結束。野餐的概念有祭祀含意，姊姊的打火機即是焚燒的概念，與姊姊的死亡形象重合。作品中一直告訴我們說「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在欺負我們，他們把東西弄壞了，搞壞了，再變一個新的出來唬我們這些小孩，



假裝什麼都還一樣。」又說到「你不覺得它們在計畫把我們殺掉嗎？這個村子。」種種話語，鋪疊起關於死亡、關於這個「另一個世界」的層次。這個故事中有各式各樣的角色，認識或不認識的親戚，甚至有兩個一模一樣黃頭髮的人，究竟這些是什麼人？我個人傾向認為這些是燒掉祭拜他們的紙人，這一篇故事是在我看完所有作品中感覺最悲哀的，我剛才說很喜歡故事中沒有人受傷，那使我鬆一口氣，但面對這篇小說以如此悲傷嚴肅的情節文字反覆刻繪生而為人在這世界上難以逃避的，關於家族、關於傷害、關於死亡，而這一切令我動容。

李：我剛剛也想聽蘇偉貞老師怎麼解讀這篇，此篇的確難以適切閱讀，難以追索情節與情感的小說，閱讀時我首要的感覺是描述文字很有味道，關於死亡的陰影讓我甚至猜想姐弟兩人可能就是亡靈，因為他們不斷提到不會再長大了，後續情節提到姊姊癌症離開後又回來，最後爺爺也死掉了，但我在看的過程中一直有個疑惑，作者為何把故事寫得那麼疏離和哀傷，文本都沒有使用親戚的名字，使用「山羊男人、黃頭髮女人」，明明他們是親族，只有爺爺奶奶和爸爸是有稱謂的，所以我自己是帶著困惑看這篇作品，但又能明顯的理解作者在談的就是家族傷害與死亡的陰影，有一些劇情是有透露線索的，比如姊姊的打火機燒了奶奶的鋼琴引發大火，可能爺爺在這場意外過世。小說談及家族傷害與死亡的氛圍非常迷人，或許不需過度追索情節。

●

**蔡：**我想作者利用這種氛圍刻意使事件不明確，因為裡面沒有一件事是明確的，包括穿睡衣的女人、親戚和爸爸的遭遇、親族們尋找阿公，但連阿公是怎麼過世的都不知道。作者營造這種神秘感，本身並不容易閱讀，但氣氛營造得很成功，讓人有很多想像空間。童偉格的小說也善於營造這種氛圍，你甚至搞不清楚這個時間點已經到哪裡了，這篇小說也營造出一種狀態，你必須揣測到底發生什麼事、讀者必須參與其中，這是一種特色魅力，但在閱讀上也相對辛苦。

**陳：**我看了兩三次，第一次就選了這篇，我著迷在小說的氣氛中，第二次在看的時候想找一個道理，卻找不著，但後來我想又何必要找一個道理，作者可能想要呈現一種感覺，主角一直說：「我沒有在長大。」，當時我一直糾結在「為何他沒有在長大」、「這個世界是不是主角沒有在長大的世界」，我還是猶疑了一陣子該不該選擇，但這篇的文字確實很迷人。

**蘇：**稍補充一點，我會選像〈港灣〉這種現代人錯過情感描寫清朗動人的小說，但考慮到文學獎的份量，我特別想為〈回家野餐〉說話。

### 〈aiyan〉

**巴：**我選擇這篇是因為我特別想要放在發言紀錄裡面，這種口傳神話的作品在我們原住民自己辦的文學獎裡也不一定討巧。但是這篇我有特別注意到他是在說噶哈巫族，關於這個

族我認識也不到二十年，他們是埔里的平埔族，我後來才知道他們致力於語言復振，年輕人開始想盡辦法恢復族裡老人的祭歌，寫成小說、散文，想盡辦法參加文學獎，所以我特地這一篇獨立出來討論。我認為作者把 aiyan 擬人化後，就有了自己生命的狀態，文本描述旅程當中，跟異質體的接觸、混雜，孵化出新的生命體，他其實反映出噶哈巫在傳統文化演變至今現代的歷程脈絡，行文充滿口傳故事，迷人的奇幻特質，生命不斷融進另一個生命，成為另一個生命中主要的一環。隨著情節推演 aiyan 也了解到，原來自己被吃掉之後便能將自己靈魂轉移到吞食者身上，但也充滿著無助與焦慮，因此文末 aiyan 又回復到最初的狀態，我認為這樣的情節設計是作者對噶哈巫文化的消失進行的辯述，他也希望這樣的文化、祭歌或種種的民族記憶，在最後也能回歸到最初。這不是一個傳統口傳故事的改變，確實是作者為了理念創作的作品，無論他寫的好不好，我都想好好鼓勵他一番。

蔡：aiyan 的設計不斷變化和復生，有神話的味道，他是一個靈，不斷附在其他人身上，附在潘秀這個女子身上，後來又附在男子身上。這是一種奇幻的書寫方式，不過我看的時候會想找出作者這樣設計的動機和道理，包括後來附在潘勇身上時，為什麼潘秀身上還有 aiyan 的靈，他是一個分身嗎？還是 aiyan 本來就可以有好多分身？這些部份我不太清楚，雖然作者很會想像、文字也很迷人，但我找不出其中的動機和理由。

巴：或許他是在反映噶哈巫族在接觸閩南、客家等其他民族當中，文化上的混雜與涵化的過程。我認為噶哈巫族現在面臨到的問題是，他們沒有辦法理直氣壯批評漢、閩南文化，因為現在部落主要就是使用閩南話，因此也沒辦法完全排除、割裂，與漢文化裂解。所以與其說是憑空創造出的設定，我願意相信他在訴說他的文化遞嬗、民族遭遇的狀態。所以我特別強調他不是很厲害的小說，但是對一個關注原住民議題的人，無論如何都會想把這個作品推到前面去，希望可以被大家看到並被討論。

蘇：作者設計了祭歌的擬人化，所以當 aiyán 不斷附著在他所歌頌的事物上面，到最後被質問偽裝成人類有什麼意義時，他回答「我們是不會死亡的。」當這樣的話語一出，就變成祭歌的永劫回歸，拉高到形而上的層次，就有點像巴代提到的，這比較像思辨而不像是小說。

### 進行投票

經由評審們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 4 分、第二名 3 分……，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巴代	蔡素芬	李志蕾	陳素芳	蘇偉貞	總得分	序位
大亨的波斯地毯		4				4	
袖晴		2	4	1		7	3
爺爺和我說				2	1	3	
藍瞳的視界		3				3	

作品名稱	巴代	蔡素芬	李志薈	陳素芳	蘇偉貞	總得分	序位
港灣			1		3	4	
婚友社觀察日記	1					1	
入坑						0	
囑		1		4		5	4
家人自用請退租						0	
走向南方的八尺大人						0	
追蹤者						0	
夏日午後	4		2	3	2	11	1
回家野餐	2		3		4	9	2
aiyan	3					3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夏日午後〉為高雄獎，〈回家野餐〉為優選獎，〈袖晴〉、〈囑〉為佳作。

2022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夏日午後〉

優選獎〈回家野餐〉

佳 作〈袖晴〉

佳 作〈囑〉

